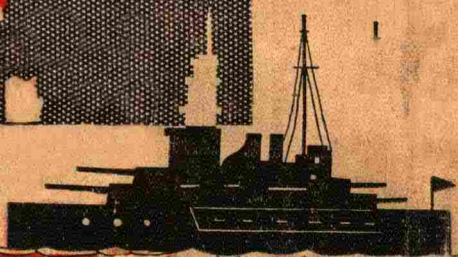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
叢書之七



中日問題講話

世界知識社編
生活書店發行

七之書叢識知界世

話講題問日中

社識知界世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世界知識叢書之七

中日問題講話

每冊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世界知識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版(漢)

目次

- 第一講 研究現階段中日問題的任務……………章乃器(一)
- 第二講 中日關係之史的考察……………孫懷仁(二三)
- 第三講 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錢亦石(二五)
- 第四講 日本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分析……………葉秋(三七)
- 第五講 日本的人口問題與中國……………錢俊瑞(四五)
- 第六講 日本的原料問題與中國……………姜君辰(四九)
- 第七講 日本的投資問題與中國……………姜君辰(七)
- 第八講 日本的市場問題與中國……………柳乃夫(九)
- 第九講 日本的軍備擴張與中國……………金則人(二四)
- 第十講 中日關係的前途……………錢亦石(二八)

第一講 研究現階段中日問題的任務

章乃器

四年六個月間血的教訓，顯然已經使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中日問題，開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當中，中國人民除了極少數甘心賣國的最無恥的漢奸以外，大家都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覺悟。

要使敵人不「得寸進尺」，只有一開始就不給他一寸，或者使他要費一尺的代價，搶奪我們的一寸；這是目下中國人民一致的認識，少數人們所謂「壯士斷腕」，用放棄一寸以期保存有一尺的政策，早已經給事實打的粉碎了！

由墳墓裏抬出來馬爾塞斯的人口論，用「人口過剩」的大題目，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做辯護；這是經濟學上的漢奸理論。在這種理論之下，日本帝國主義可以主張，爲了日本人民天賦的生存權利，牠有侵略中國的天經地義了！

事實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日本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衰老階段中無法解救的生產過剩問題，而絕對不是人口過剩問題。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連米的生產都是過剩的呢！如果一個國家是生產過剩，甚至連糧食都生產過剩，牠就決計沒有理由嚷什麼人口過剩。日本人民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唯一的方法是改造他們的社會制度，消滅國內的榨取階層，拿生產過剩的商品分配給消費不足的大眾，而決不是對外的侵略。在對外侵略的過程當中，日本的勞苦大眾，要被驅策到戰場上去，犧牲了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而所得的結果，只有穩定了榨取階層的基礎，延長了自己的被榨取和飢餓生活，永遠也不會得着解放！且看，在日俄戰爭中衝鋒陷陣的勇士，有幾個人能受到一等強國的好處呢？這種意義，在經過了四年六個月的軍事侵略，而依然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日本人民，也應該是要看得很明白了吧？

中日兩民族應該共存共榮嗎？是的，豈但是中日兩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都應該而且可能共存共榮。然而，所謂共存共榮，決不是日本的少數人

得了暴利，日本的大多數人依然是做牛馬，而中國的大多數人再做牛馬的牛馬方式，而必然要出之以平等互助的方式。中國人固然不願意在牛馬的牛馬生活之下求存，同時也不願意日本廣大民衆在牛馬的生活之下求存。

但是，日本軍閥是正在運用屠殺的威脅，利用共存共榮的美名，驅使中國人做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同時驅使日本勞苦大眾做第二線的炮灰。別一方面，日本的資本家是正在用傾銷的方式促成中國農村的破產；在破產的農民不期然而自然的集中到都市裏去了之後，再在都市裏設立工廠，招收破產的農民給他們一個非人的生活，再來榨取他們。這種種的共存共榮，我們決不敢領情，我們決然要反抗。

要之，人吃人的制度一天不消滅，中日兩國的共存共榮是談不到的。在現狀之下可能的共存共榮，是日本的榨取階層和中國漢奸的共存共榮，是前者榨取了中國人民的膏血而後者分潤一些餘瀝的共存共榮，讓漢奸們高談『敵乎友乎？』中國人民早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覺悟的日本人民也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中國人民可以而

且應該和日本人民做朋友，然而對於日本榨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認為是無可消釋的仇敵——勾結帝國主義的漢奸，無疑的也是無可消釋的仇敵。日本人民的仇敵，也正是他們國內榨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正是維護帝國主義者的中國漢奸。這樣，日本人民應該是和中國人民處在「敵愾同仇」的同一陣線，合力向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漢奸攻擊。中日兩國的人民，就應該在這樣的一個聯合戰線之下，用鬥爭的力量去培養將來共存共榮的基礎。我想，法西斯的勢力壓迫下的日本人民，和帝國主義及漢奸勢力壓迫下的中國人民一樣，必然是同樣的有這種感想的。時候到了，兩國人民要隔海互相呼應的怒吼起來，解脫他們的共同鎖鏈！共同創造新的社會！

*

*

*

*

中日問題的新階段到來了！當前的研究中日問題者，不必再費辭去研究「和與戰」的問題，更不必費辭去研究「敵與友」的問題，而應該是集中精力去研究「怎樣戰」以至「怎樣聯合友軍，消滅敵人」的問題。當然，我們對於日本對華基本政策，及其國際

背境等等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估計自己的實力。在估計自己的實力的時候，主要的便是研究如何團結自己的實力問題。在這裏，我要大聲疾呼的告訴全國人民：在這民族歷史都要被斬絕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民族的歷史，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歷史；在這國家生命要被殺害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國家生命，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政權。倘使同在敵人的刀口底下，還有人要回憶到過去的歷史，顧慮到將來的政權，那就要變成自私自利的愚夫！在這一剎那間，我們除了團結大家的力量，踢開敵人的刀口以外，還應別存妄想嗎？

古今中外的歷史，只有在對外抗爭中團結內部，以達安定國家的先例，而沒有對外退讓，致力內爭，以達團結自救的先例。非攘外無以安內，已經成爲歷史的公律，是不可能隨意推翻的。我希望中國的政治人物，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下了「昨死今生」的決心，重定國策。倘使那樣，他們的偉大，是會感動每一個國民，而永遠的留在青史上的。

只要全中國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團結起來，日本帝國主義便永遠不可能滅亡我們。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在市場的奪取；所以牠最怕的是被侵略國人民的團結反抗，因為那樣，便要使它無法經營貿易，以維持牠所奪取的市場。牠最有利的的方式，是被侵略者的自相殘殺，讓牠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不至遇到抵抗。帝國主義過去經營殖民地，一貫的是用策動甲酋長和乙酋長火併的方式；日本「以華滅華」的政策便是這一套。我們如果能團結一致，牠的毒計就不行了。

我們在團結一致免除自身的消耗的前提下，可以估計一下我們的人力了。我們應該拿中國的人口及文化水準，和過去對英國頑抗的南非洲波爾人，對法國頑抗的摩洛哥人，以及目下對意大利頑抗的阿比西尼亞人，比較一下。說到耐苦力量和勇氣嗎？淞滬之戰已經證明中國人民決不比別人弱。

自然，除此以外，我們的武裝力量，我們的財政，金融力量，我們的糧食問題和一般生產問題，我們的交通設備……都應該有精密的估計。這裏我要提出一個概念，就是中國

的財政金融，以及經濟的各部門，都已經到了非用戰時設施不能支持，非戰爭不能解決的階段。詳細的說明，且待其他的作者。

*

*

*

*

第二步，我們硬得計劃我們友軍的力量。在現今的時代，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少不了要和國際形勢配合起來——我們應該聯合國際的友軍。

『勿爲仇者所快，而爲親厚者所痛。』不但立身應該如此，立國尤其應該如此。前月北平京津日日新聞，刊載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對日記者發表的生平最大難望事件一篇談話，大體是說：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有席捲長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中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爲尤甚。因此，當時的日本陸相宇垣焦急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室兩大佐作破壞中國革命的企圖。後永見不幸被捕，幾處死，以津日當局營救得釋。昨爲永見

被捕十週年紀念，他縱談往事，頗引以自傲。」

我不知道參加過革命的人們，看見了仇人這樣興高采烈的慶功，革命失敗後國家的危殆，應該是作何感想！我們對於親日派官僚，因為「青年思想左傾」就不惜勾搭敵人，以對內的政策，又作何感想！

爲民族的前途打算，我們的外交政策，逃不出是「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但是，要很正確的運用這原則，我們依然得認清誰是敵和誰是友。本來，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聯合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是任何現代革命勢力覓取友軍的原則。中國近十年間的教訓，更是每一個有心肝，有知識的人所不會忘記的。我們比較比較東四省和外蒙古的情形吧：前者是漢奸部隊在敵人的指揮之下，進一步的攻略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後者却始終是埋頭內部建設，和從前動不動想內侵的情形都完全兩樣；前者是敵人在隨意屠殺我們的人民，掠奪我們的財產，而後者是人民生活一天一天的改善，知識一天一天的提高，目下正在發揮他們的巨力，抵抗敵人的侵略。我們再觀察觀

察新疆的情形吧；到現在為止，敵人還沒有能夠在那邊建立「偽回國」，是誰的幫忙呢？「敵乎友乎？」我們還沒有認識清楚嗎？

在中日的戰爭中間，英美法各國，是可能給與我們以援助的，然而是有有限度的——牠們不願中國能戰勝日本，損失了整個帝國主義的威望。只要日本能由獨占中國退讓到瓜分中國——當然瓜分時日本要占最大的份頭，牠們就馬上可以和日本妥洽起來共同壓迫中國。我們必然聯合蘇聯，然後到那時能和牠們對抗一下；而且，也許就因為我們可以得到蘇聯的實力援助，牠們倒始終不敢壓迫我們。

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那個力量是更偉大了！國聯能夠對意大利制裁，法國能和蘇聯攜手。除了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力量以外，便是他們的力量。美國碼頭工人居然拒裝運意大利的商品，不是一個好例子嗎？日本覺悟分子對我們的同情，尤其有力量。中國人勾通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是最無恥的漢奸，要不齒於全世界的人類；而日本的覺悟分子援助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卻是歷史頂頂光榮的革命者，是全世界崇拜的英雄。這中間的

順逆關係，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能從帝國主義的矛盾中間得着幾許的援助，能從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如蘇聯土耳其等——取得幾許的援助，能從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取得幾許的援助，特別是能從日本國內的覺悟分子取得幾許的援助；我們都得給牠們一個正確的估量。

*

*

*

*

第三步，我們便得估計敵人的力量。我們自然開始就得計算牠的海陸空軍力，估計牠在對英美要設防，對蘇聯準備進攻的國防政策之下，究竟還能夠分出幾許的力量來對付中國。

我們更要估計牠在四年六個月的窮常時期當中，財政已經弄到山窮水盡；一旦戰爭開始，財政能支持幾個月。還有，日本的經濟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輸出貿易上面；而一九三五年的輸出，中國要占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連年來的情形，可說是日本用貿易手段，榨取中國人民的汗血，再拿榨取所得的，作為對華侵略的補助。一旦戰爭開始了，牠這一

面如意算盤，勢必受着重大的打擊。這種打擊的成分，也要加以估計的。

在中日戰爭當中，國際要加日本以制裁，可說是必然的。即使國聯不能那樣做，我相信各國在大衆對中國的同情之下，會自動的來做。只要有許多國家能一面抵制日貨，一面停止供給日本以軍用品，那種壓力就十分重大，而可以使日本在短時期中崩潰。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幾許，我們也得加以估計。

日本國內的革命力量，可能不可能在那時候發動起來？我想，至少，他們會想法使戰爭縮短吧？這種可能性，我們也得估計的。

*

*

*

*

時候到了！我們一面研究，一面便要實做。自然，爲了實做，我們更得研究；而在實做當中，我們可以作更的切實研究。

請大家緊緊的把握住這中日問題的一個新階段吧！

第二講 中日關係之史的考察

孫懷仁

把世界全圖打開來看一看，在歐洲與美洲之間，有一個大西洋，這一望無際的海洋之上，有一個島嶼國家，是英國；再回頭過來看一看，在亞洲與美洲之間，有一個太平洋，這一望無際的海洋之上，也有一個島嶼國家，是日本。這兩個島嶼國家，在地理上講，雖然有些近似，但在經濟的發展上講，英國却比日本早一世紀已踏上了資本主義的路，因此，就比日本早進入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日本帝國主義，却因為出世遲了一點，在非洲、美洲、歐洲、澳洲，已經再來不及與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分嘗一杯羹了，因此，就把牠的目光集中在亞洲，尤其是中國，以為這是發展日本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六十餘年來，日本對中國就一步加緊一步的壓迫着，「軟騙硬打」，無所不用其極。這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累積成了目前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田中奏章中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

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過去及今後對華唯一不變的大原則。在這原則之下，中日關係只有愈趨愈惡化，談不上所謂「親善」與「共存共榮」。而且，中國在不「抗日」不「反敵」的情形之下，中日關係也就永遠不會轉好，過去六十餘年的歷史，就可以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換言之，從一八七一年到今日，中日關係不但不會轉好過，而且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以下，我們求說明的便利起見，把六十餘年來中日關係史，劃分成了五個階段來加以考察。

(一)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三年——日本侵華的萌芽時期

一八七一年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第四年。這一年，九月十三日日本與中國締結了一次友好條約，條約中規定日本人得在中國通商口岸營商，但並無「最惠國條文」的待遇，而日本在此條約中，也並未獲得完全的治外法權，僅許日人在華犯刑事案件時，由中日兩國組織會審法庭處理之。由這一條約，開始了近世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而維

新後的日本，也以此條約爲侵略中國大陸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以前，中日間雖然不是絕無關係，——如梁武帝時日本的遣使來華；梁隋時中國文化的輸入日本；唐元明各朝時軍事的征討；清初時日本之乞中國與其通商等——但此等關係，與近世日本帝國主義之對華關係，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換句話說，日本爲獲得商品市場而向外發展，爲獲得生產原料而對外侵略，爲取得低廉勞動力而爭奪殖民地，這種種意義的向外擴張，在一八七一年以前的中日關係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可是牠們却支配了一八七一年以後全部的中日關係。

友好條約的締結，只是日本對華的初步嘗試，却不能說牠在華已獲得了基礎。因此，日本要使其勢力更能進展於大陸，就不能不於中國以外，先找得一個進展的根據地。在這裏，朝鮮，琉球，台灣三個地方，就成爲日本注意的焦點，而且認爲是南進北出最好的根據地。問題就是先南進乎？先北進乎？結果，因當時北有強俄而中國湘淮軍平洪楊亂後，聲名亦不小，日本的穩健派都主張向南先發展，而西鄉隆盛一派「征韓論」的北進主義

者，就在這種情勢下，暫歸失敗。於是日本就先向台灣用兵，藉口琉球水手被台灣生番所殺，而自命爲琉球的保護人。當時清廷亦曾增兵台灣，兩軍洶洶，勢將決裂，旋由英使調解，由中國道歉賠款了事。一九七九年，日本更正式滅琉球，改名「沖繩縣」。日本南進政策一部分成功以後，另一方面，又煽動高麗開化黨人叛亂，假借立憲維新之名，驅除高麗親華的攝政大院君，結果，叛黨不料竟爲中國軍隊所驅逐，日本北進政策，至此受一打擊，於是日本對華政策，益趨積極，由此入於第二個階段。

(二)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三年——日本侵華的奠基時期

高麗開化黨人被逐以後，中國以袁世凱爲管理高麗政務大臣，唐紹儀爲佐，赫德爲關稅稅務司。日本深感禍在眉睫，於是再使開化黨人叛亂，同時派浪人到處擾亂，一方面又加派軍隊侵入，迫袁世凱出境。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戰，戰爭結果，華軍水陸俱敗，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在日本馬關議和，訂馬關條約，條約中的要點是：(一)高

完全自主；(二)割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三)賠償軍費二萬萬兩；(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爲商埠。這一條約，與一八七一年的友好條約，其性質已完全不同了，而日本依此條約，奠定了牠以後侵略中國的基礎，而南進根據地，已於此時完全成立，北進根據地，也於此時有了大部分的成功，同時，在中國本部，也已有了租界的根據地。

馬關條約成立以後，日本在華雖然已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對於盤踞東三省의 強俄，却憑空添了一勁敵，而遼東半島之割讓於日本，更使俄國感覺有動搖它在東三省利益の危險，於是牠聯合德法兩國，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與中國，而由自己承租，租期二十五年。俄國這一干涉，使日俄帝國主義間發生了正面的衝突，而造成後日日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火併。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事於平津，日本就乘機出兵中國，藉口援救外人。當時英人方有事於南非，無暇東顧，於是就暗中資助日本，而日本也以抵抗俄國這敵人起見，更竭力巴結英國，於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成立英日第一次同盟，約定一方有受第三者

攻擊時，另一方須直接援助。這英日同盟成立以後，日本的對華侵略，也就更多了一重保障，而在日本北進的「大陸政策」上，又多生了一個方便之門。於是，日本便有恃無恐的要求俄國根據辛丑和約撤退駐東三省軍隊，同時，日本又要求與俄國分肥，但結果皆爲帝俄所拒絕，未得要領。日本大陸政策至此，顯然又已遭遇到打擊與阻礙了。

(三)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三年——日本侵華的擴張時期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方面日本擊退了中國在高麗的勢力，樹立侵華的基礎；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人民又打一個「下馬威」，使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會發生害怕的觀念，以免後日本向北進展時有所掣肘。戰後的中國，不但不敢言「抗日」，而且是一味的「懼日」。一九〇四年日俄宣戰，中國不唯無所舉動，竟宣布了局部中立，把自己東三省的土地，做帝國主義火併的戰場。

一九〇五年，俄國戰敗，由美總統羅斯福的調停，於九月五日，締結了日俄的樸斯茅

斯和約。這和約的結果，俄國雖因此而喪失了在南滿的利權，而退守於北滿，但實質上吃到虧的，依然是中國。同時，日本却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擴張侵華的機會。在樸斯茅斯和約中，同中國有關的規定，最重要的是：（一）俄國承認日本在高麗政治、軍事、經濟上之卓越利益，及保護監督之處置；（二）由中國轉租旅大（即日本今日所謂之關東州）與日本；（三）日俄承認東三省之門戶開放；（四）俄讓長春旅順間之鐵路與日本（即今之南滿路）。這和約以外，於同年十一月中日間又訂了一個東三省善後協約，即（一）中國承認俄國在東三省大部分權利轉移於日本；（二）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長春、寬城子、吉林、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理、滿洲里為商埠；（三）日本取得安奉鐵路（戰事軍用路）經營權；（四）日本於營口、安東、奉天得有設立租借地權。協約內還附帶規定中國不得建築與南滿路並行的鐵道。

不抗日而懼日，不報復而局部中立，結果是簽訂了以上的賣國協定，這歷史正可以作為我們眼前很好的教訓。日俄戰後，日本侵華的北進根據地已完全獲得了，同時，要使

其侵略有效果起見，於是分成經濟、政治、軍事三路並進，先後在大連成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爲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成立了「關東廳」，設一長官以爲政治上的統制；又成立了「關東軍司令部」，以爲侵華軍事上的布置。一九一〇年，日本就實行合併高麗，易名爲朝鮮，設朝鮮總督駕馭之。

從一八七一年到高麗滅亡，共計四十年，這四十年中，日本一息不懈地對華進展，建立起今後侵略中國本部的大本營，而於東三省南部，經營更不遺餘力，林業、農業、鑛業、工業、鐵道、漁業，都投下巨大的資本，做以後進攻中國本部的張本。

(四)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〇年——日本侵華的急進時期

過去四十年中日對華的侵略，是竭全力於根據地的鞏固，在中國本部的勢力尚不足與各先進帝國主義相頡頏，但牠却未始不想利用機會進入本部。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火併的戰爭在歐洲開始了，於是日本便乘列強無暇東顧的時候，利用一九一一年

英日第三次同盟的名義，對德宣戰，一面即派兵攻擊德租借地膠州，強截萊州半島爲交戰區域。袁世凱不得已，劃濰縣以東爲交戰區。誰料到日本竟不以此爲滿足，侵入濟南，佔領膠濟鐵路。當時中國雖曾抗議，日本却置之不理。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利用袁世凱恢復帝制的迷夢，提出二十一條。這二十一條分爲五號，第一號中包含四條，規定中國政府承認日本接受德國在山東的利益；第二號包含七條，規定日本在東三省有無限權利；第三號包含二條，允許日本以管轄漢冶萍煉鐵廠及長江一帶之各種權利；第四號規定中國政府不得將沿海各地，轉借或割讓與他國；第五號包含七條，規定中國政治財政軍事權警察權，鐵道權皆歸日本管理指揮。這二十一條的提出，是日本進入中國本部的先聲。五月六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限五月九日六時前答覆。結果，袁世凱遂於五月九日午前命曹汝霖交付答覆書，「……中國政府爲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對於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號中五項，容日後協商外，其一二三四號各項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問題……均行承

諾……。一很明顯的，「東亞的和平」沒有給袁世凱「維持」起來，而民族的利權却給斷送了不少。

中國承諾日本二十一條以後，日本更繼續侵略中國，一九一六年八月有東三省鄭家屯案；一九一七年日本誘騙美國，成立藍辛石井協定，兩國共同宣言「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別利益」；一九一八年九月，提出攫奪膠濟路的要求七條，利誘章宗祥用「欣然同意」四字承認；同年，更秘密締結中日軍事協定，共同反對新成立的蘇聯。此外，在經濟侵略方面，如西原借款的成立，商品和投資之大量進入中國，以造成今日日本在華之經濟基礎。

歐戰告終，各國會議於巴黎，簽訂和約，當時中國代表即請求廢除歐戰時日本在華利權，但結果不得要領。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開幕，中國又把膠濟路問題及二十一條問題提出會議，結果，日本答應膠濟路由中國購回，並將二十一條中第二號第五項及第五號取消，其餘不允討論。

從歐戰以後，日本在中國已經有了政治和經濟上強固的基礎。同時更常以武力爲干涉中國的工具。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倒張（作霖）之役，日本即藉口保護南滿路利益，出兵山東，援助張氏。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將近濟南，日本即派兵四千至青島，調該處駐軍於濟南，以阻止北伐前進。一九二八年四月，北伐軍再度逼近濟南，日本又藉口護僑，派軍隊三千人到濟南，以大炮炸轟濟南，釀成「五三慘案」。中國人民財產的犧牲不可勝計。而日本在華勢力，至此就有遠駕其他帝國主義的趨勢。

（五）一九三一年至今日——日本侵華的爛熟時期

從濟南慘案以後，日本的侵略中國已漸漸走近到了必須大暴發的爛熟時期，以完成其「征服滿蒙」「征服支那」的大野心，而且一九二八年以後，東三省人民的反帝潮流已漸趨高漲，而東北當局的鐵路計劃與築港計劃，就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釘。在這裏，就以一九三一年所發生的中村事件與萬寶山慘案爲其手段。

中村的失蹤事件，是日本想對中國武力發動的藉口，因萬寶山事件而發生的慘案，是離間中韓兩國人民感情的妙策。日本在此工作完成以後，就於九月十八日夜，迅雷不及掩耳的炮轟瀋陽北大營，誣言東北軍隊炸燬路軌。

「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以後，中國方面只倚仗了國聯，自己毫不作抵抗的準備。九月十九日國聯行政院開首次會議，但會議雖然開，日本軍隊却已於二十日炸錦州，溝幫子，通遼並佔據洮南，二十七日增兵六列車到吉林。九月三十日會議完畢，東北情形已非會議中雖議決責令日方撤兵，但日軍毫不履行。十月十三日至廿日開二次會議，十一月十六日開第三次會，日方提議派調查團，翌年一月二十五日開第四次會，其時日軍已攻入黑龍江（十一月十九日）並已進佔錦州（一月二日）。且上海方面形勢已甚緊張，駐滬華軍表示決計抗日，二十八日夜，滬戰爆發，戰爭三十四日，由各國領事調解，三月二十四日正式開「停戰會議」，會議結果，成立停戰協定五條，附件三號。在東北方面，則日本積極進行，三月十日，日軍挾溥儀在長春舉行「滿洲國」建國祭，國聯亦無可奈何。一九

三三年一月三日，日軍又攻入榆關，並準備攻打熱河。二月廿四日，國聯大會調解無效，日本却認爲國聯對己不利，遂宣告退出國聯。接着日軍就開始攻熱湯玉麟不戰而退，三月四日晨，熱河省城承德，遂陷入日本手中。熱河失陷以後，喜峯口，冷口，灤東，灤西，南天門，多倫，均經而戰，無奈後方絕無抗戰準備，都被敵人所陷。五月卅一日，中日雙方代表，簽訂塘沽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連寧河，蘆台相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同時規定長城以南至上列各地之地區內，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從塘沽停戰協定到今日，已將兩載，這兩載中的中日關係，在中國方面，大致與停戰當時的精神，完全一致，通車，通郵，及至於冀察委員會的成立，却是一貫精神的產物。但是，日本却決不會因此心滿意足的，過去的歷史，不已經這樣教訓我們了嗎？

第三講 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

錢亦石

我們這個破落戶真倒霉！最近四五年來，被面目猙獰的強盜，明火執仗，破戶而入，祇經過一個晚上，就把我們東北角上的大花園，佔爲己有；在很短的時間內，居然串出一幕傀儡戲來。自「兒皇帝」袍笏登場之後，一方面派遣大隊人馬殺進「天下第一關」，準備替「兒皇帝」光復舊物；另一方面，却又勾結我們家裏的少數不肖子孫，「認賊作父」，在我們的「走廊」內，甚至在我們的「臥室」內，大演其第二幕，第三幕……的傀儡戲。照這樣下去，恐怕我們歷代祖宗辛苦創造的遺產，就算不被這個強盜搶得精光，也要被那些少數的不肖子孫們公開的或秘密的出賣乾淨。到了全部遺產化爲烏有的時候，我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跟着不肖子孫之後，向強盜搖尾乞憐；一是離開故鄉，過無家可歸的流浪生活。

這一段話，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總命運的寫真，是整個中華民族危機的寫真！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為，是有一貫計劃的，無論那些明火執仗的人，掉了多少不同的槍花，總有根本不變的政策。更具體一點說，不管是「焦土外交」也好，「協和外交」也好，「水鳥外交」也好，「啄木鳥外交」也好，「一元化外交」也好，「自主的積極外交」也好，甚至如廣田的三大原則也好，或有田的不拘泥於三大原則也好，在形式上雖有「軟」「硬」「緩」「急」的不同，但其內容祇有一個，就是有計劃的吞併中國，想借中國的血肉，以維持其行將崩潰的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日本在吞併中國的過程中，首先遇到中國民衆的反抗，同時又引起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在這兩項阻力之下，使日本國內上層勢力——如軍閥，財閥，元老，重臣等——在執行對華政策的步驟上發生若干紛歧。這就是強盜在搶劫中槍花不同的由來。

否認日本國內上層勢力的紛歧，固然是抹煞事實；而有意的或無意的誇大這些紛歧，乃至斷定軍部和財閥之間是對立的，更從此得出結論，以爲「中國當局要希望在軍

部和財閥對立之下，求外交的出路，唯一的方法，只有用鐵的事實，促進三宅坂和霞關矛盾的尖銳化。」（申報週刊一卷八期論一元化外交）彷彿我國當前的民族危機，用「外交上的點金術」便可解決，這就不是事實而是幻想了。

老實講，敵人營壘內的紛歧，決不妨害他們的一致，並且在某種情形下，一定歸於一致。這正如強盜之中，有的生來就是一副惡相，有的則常常微露笑顏，而不妨害他們的搶劫一樣。如果我們祇注意強盜們面孔上的差異，而忽視他們的共同目的，那就是荒天下之大唐了。所以日本在吞併中國的過程中，軍閥怎樣？財閥怎樣？元老重臣又怎樣？這是敵人營壘內的問題，他們相互間有若干紛歧，等於強盜之中，有惡相，有笑顏，我們對此不大感興趣。而為我們應該牢牢記着的，是日本對華的根本政策，或者說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

什麼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呢？一句話說完，就是日本要張開血口，一步步的把中國吞下去。這不是我們過甚其詞，而是有真憑實據的。茲從田中奏摺上摘舉數段如下：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能實現。』

『惟有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暨歐洲之用。我大和民族欲步武於亞洲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關鍵也。』

夠了夠了，不必再徵引了。我們從田中奏摺上，明顯的看出日本對華政策是整個的，但在步驟上分下列四期實現：

第一期征服台灣，

第二期征服朝鮮，

第三期征服滿蒙。

第四期征服支那全土。

截至目前爲止，台灣與朝鮮早併入日本的版圖了，滿洲已在四年前被日本佔領了，蒙古又在奪取的進程中；豈僅蒙古將爲滿洲之續，近來連華北五省與閩南若干縣，正在「自治運動」的招牌下，要與中華民國分開。這即是說，「征服支那全土」已排在議事日程之上。

日本帝國主義何以要這樣幹？據田中奏摺的解釋，似乎是日本每年有剩餘人口八十餘萬，無處安身。這無疑的是一種欺騙。因爲以人口過剩問題爲估據中國領土的口號，對內可以博取民衆的擁護，對外可以博取國際的同情。

無論田中的說法多麼巧妙，但鐵面無私的事實，畢竟把「東洋鏡」戳穿。我們在這裏，無須指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種玄談，更無須證明日本人口並不十分稠密。專就擺在面前的事實而論，日本吞併台灣朝鮮已四十年，而向這兩處的移民，尙不到本國總

人口百分之二——四，此其一。根據一九二八年統計，日本人住在滿洲者祇有十萬人，大抵爲鐵路職員，兵士與娼妓，而純粹的移民反不多見，此其二。就日本佔領滿洲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底止，軍事移民計有三四批，總數還不到千人，此其三。我們還能相信日本佔據中國領土是替本國過剩的人口謀安身嗎？

是的，田中的「東洋鏡」近年來，連荒木貞夫都覺得不能欺騙人了。所以他在告全日本國民書中，聲明日本向外發展不是爲了人口問題。他很坦白的說：「日本人有沒有飯吃，我們無論如何自己總會想辦法的。就是沒有米，我們也會想方法製造的。對於現在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米糧，這件區區小事，我們也還有法子，增加生產，可以養活他們。縱然米的生產量不夠，我們就是喝稀粥也還是可以生存的。」不過，荒木貞夫却另拿出一面「東洋鏡」。他認爲日本要經營滿洲，不是什麼「權益問題」，也不是什麼「生命線問題」，而是「由於那歐西方面傳來的，使中華民族墮落的唯物思想，竟然把日本的民族精神，國民道德，冒瀆到發火點的緣故。」他接着說明日本的民族精神與國民道德是

什麼「公明」「仁愛」「勇斷」彷彿這就是「日本人的魂」這無疑的是一種「鬼話」「鬼話」第三還是「鬼話」要用「精神」「道德」這一套鬼話來向中國宣傳，或者想用這一套鬼話「在這個混沌的世界上建立理想之鄉」我敢說他等於「班門弄斧」。

然則日本帝國主義始終一致向中國開刀，究竟是爲什麼呢？簡單一句話，就是日本資本主義作怪。大家都知道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即朝着資本主義的道路開步走。不幸扶桑三島是先天不足的地方，缺乏工業原料（尤其是缺乏煤鐵）缺乏廣大的國內市場，所以它的資本主義一抬起頭，即不能不向外侵略，這即是說，日本在工業幼稚時期已顯出帝國主義的醜相了。向何處侵略呢？因爲日本資本主義出世太遲，只剩下中國這塊肥美的處女地讓其插足，所以它不能不以宰割中國爲其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又因爲日本的工業結構是畸形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已有高度的現代軍需工業，所以一開始侵略即採用戰爭爲手段。到了它的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那就更瘋狂的伸出侵略

的魔手了。因此，在大戰期中以及在大戰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便拚命的抓住中國，不肯放鬆一步，於是喊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吼聲。赤裸裸的說，日本要征服中國不是什麼人口過剩問題，更不是什麼精神與道德問題，而是金融資本主義需要殖民地來解決原料問題與市場問題。這一點，在田中奏摺上已不打自招了，他曾估計到滿蒙有鐵十二萬萬噸，有煤二十五萬萬噸，有煤油五十二萬萬噸，連農業肥料與鎂鋁資源計算在內，約可獲得利益六百萬萬元。如果就中國全部估計，當然要增加若干倍。這真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續命湯了。不管是軍閥，財閥，元老，重臣，都是夢想把中國這塊肥肉囫圇吞下去的。震動全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千載一時的機會實行宰割中國的總動員。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因我國追蹤甘地的「不抵抗主義」而青出於藍，就使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滿蒙」「征服支那全土」的過程特別加速，到現在，我們整個的中華民族已放在日本的砲口之下了，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確走到生死角鬥的尖

端。

我們在四五年來痛心的回憶中，深深覺得：「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滿蒙」的嘗試，不幸這一嘗試，未受到大的阻力，即告成功。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可說是「征服支那全土」的預告，這是全中國人永遠不應該忘記的一件事。當時天羽的談話是這樣：

『日本所處之地位，足以盡其力之所能，履行其在東方之使命。雖日本對華之地位，與各國不同，故有退出國聯之舉；然日本認其自己維持東方和平，並自己負責爲之，乃當然之舉動。日本並願與中國同時分負維持東方和平與治安之責任，中國秩序之恢復，端賴中國自身努力，故日本不能不反對中國可與東方和平牴觸的行爲。即他國方面任何舉動礙及東方和平者，日本亦必反對之。日本聞他國有共同襄助中國之說，故不得不說明日本之地位。』

無論天羽說得怎樣冠冕堂皇，可是骨子裏祇有一個意義，就是排斥歐美在中國的勢力，就是要中國投到日本的懷中，就是想把中國從國際共管的半殖民地變爲日本獨

占的殖民地。

自天羽聲明發表以後，到現在又兩年了。兩年來，日本對華的一切活動，不對華的一切侵佔行爲，大抵以天羽聲明爲基礎，換句話說，就是在維持東方和平的口實之下，一脚把歐美在中國的勢力踢開，讓其單獨的「狼吞虎嚥」。廣田更揭出什麼「日本爲東亞安定力」的名詞，彷彿只有日本才配稱東亞的盟主。這一點，比天羽聲明更加露骨，因爲天羽在口頭上還承認日本願與中國分負責任，還承認中國秩序之恢復端賴中國自身努力，而廣田則在「日本爲東亞安定力」的大前提下，要中國的一切由日本來安定，這即是說，由日本來干涉，由日本來處理。這簡直是企圖在日本軍事勢力所佔領的區域以外，用政治經濟外交的力量來統治中國。

在「日本爲東亞安定力」的大前提下，於是所謂廣田的三大原則也在去年十一月喊出來了。什麼是三大原則呢？第一，取締中國的抗日運動；第二，樹立中國，日本和「滿洲國」的合作制度；第三，實施由中國，日本和「滿洲國」共同防共的政策。近幾個月來，

日本對華的外交活動，就是壓迫中國政府接受這三大原則。前月有田來華與我國外交部談話，當然以這三大原則爲中心。據談話結束後所發表的公報，有一雙方見解未能全部一致」之語，（當然已有一部分一致）似乎這三大原則尙待繼續磋商。假使將來在日本各種壓力之下，我國正式接受這三大原則，那麼，中國就變成「滿洲國」第二了。所以，反對廣田的三大原則，是中華民族爭生存的主要關鍵。

當有田回到東京以後，又放出什麼「不拘泥於三大原則」的空氣，這在頭腦不清的中國人看來，或以爲日本當局已對我們讓步罷！但事實上是剛剛相反的。「二二六」政變以後，日本對華政策的急進，誰也不能否認。姑且撇開這一方面不談，即就有田長外務省後所發表的談話去推敲，也看不出讓步的影子。據四月三日東京電訊，有田的談話是這樣：

「……實行對華政策，於保持日「滿」緊密關係上應爲之急務，乃將中「滿」兩國由赤化思想救出，安定東亞和平。又以外交工作，排除阻害日本通商經濟發展，國民對外進步之一切障礙，

……實行如此方針，須以斷然決意爲之。因此，對華政策不必拘泥於所謂三原則，應……逐漸調整國交，而中日共同防赤乃係先行工作，在對蘇政策應以解決懸案主義爲第一，力謀日「滿」不可分離關係之具體化……」

從這段話裏，很可看出所謂不拘泥於三原則，並不是讓步，而是以另一形式加緊壓迫。現在松室孝良已與冀察當局交換防共意見，日本特務機關在山西勦共的軍事中，極其活躍；而日蘇關係與中蘇關係又在繼續惡化之中；可見日本正在進行另一陰謀，以實行田中奏摺上所說：『如欲與赤俄爲政治或經濟之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鋒』的計劃。總之：日本對華政策在形式上是多樣的，但其基調則始終不變。申言之，就是抓住一切機會，利用一切條件，實行「征服支那全土。」

我們中國怎樣呢？受過許多次血的教訓，我們應該確定對日政策，應該確定對日政策的基調。簡單一句話，就是要集中全國的力量，發動廣大的民族抗戰，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支那全土」的企圖。

第四講 日本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分析

葉秋

在東北四省早經淪亡，內蒙華北名存實亡的今日，我們當前急切的工作，是在如何發動民族的抗爭，以挽救國族的危亡。今日日本所加於中國的侵害，不知已超過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幾十萬倍了。所以到現在還來分析中日的不平等條約，似乎是一件多餘的事。中國現在的境地，即使根據不平等條約來說話，也是不會被容許開口了，目前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談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根據辛丑條約是只有八百的，現在是二千不足，將來當增至六千餘。日本之擴充華北駐軍，明明違反辛丑條約，但是我國當局爲什麼迄今沒有表示呢？這就是證明我們即欲根據不平等條約來說話，而亦不可得了！

可是話要說回頭來，我們在今日來研究日本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也不是全無意義的。第一，從中日締結各種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使我們可以明瞭日本怎樣加深對中國

侵略的程度。第二，從中日各種不平等條約內容的分析，使我們可以明瞭這幾年來中國所受的侵害，實由於不能斷然廢棄不平等條約所致。第三，我們如果真能明白不平等條約的禍害，則今後正大可借鑑，不要苟安一時，遺禍無窮。所以中日不平等條約的分析，還是需要的，現在先從締結的歷史說起：

各國與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是從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的英南京條約開始的。在此以前，中國與外國並不是沒有條約關係，不過是平等的，如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不但平等，而且於中國有利。但自南京條約以後，外人以為中國可欺，於是羣起壓迫中國，而美法比及瑞典挪威諸國都相繼和中國訂定不平等條約了。

這時候，日本也是和中國一樣，受着歐美列強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尤其是所謂一八五八年的安政五國條約，日本承認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及居留地等等苛刻的條款。但是到了中日戰爭前後，日本不但先後解除了與歐美各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且於戰後

進而對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了。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即自中日戰後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及一八九六年的通商行船條約開始的。

在馬關條約以前，中國與日本因為土地毘連，交涉繁多，也曾訂過多次的條約，但據馬關條約第六條的規定，「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所以要說今日中日條約關係，當自馬關條約始。馬關條約因為是中國的城下之盟，而且日本已從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學得種種壓迫弱國的手段，所以那個條約裏面，條款的苛刻為前此中外所訂不平等條約上所未曾有。最可注意的是：

(1) 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但後因三國干涉退還）及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

(2) 中國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

(3) 日本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及關稅特權外，又取得內河航行權及口岸製造權。

次年的通商條約是根據馬關條約而訂立的，在那條約裏，中國明白賦與日本在中國租界中的警察權及道路權等。這兩個條約就是中日不平等條約的開端。

其次是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這個條約是八國聯軍佔北京後的產物，日本雖然不過是參加國之一，但它所攫取的不平等條款的權益是一樣的。在那個條約中，中國承認英日美德奧俄意法等國可以在京津一帶駐紮軍隊，又承認在北京劃定使館界，在使館界內，外人不但能設立警察，並得駐屯軍隊，及爲其他防禦的設備。今日平津一帶日軍的猖獗，禍端實肇於此。

以上可說是日本對華不平等條約的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則在日俄戰爭前後。馬關條約除開規定台灣澎湖列島割讓與日之外，遼東半島也要割讓給日本的。帝俄深忌日本勢力的向大陸發展，於是聯合英法以『有害東洋和平』的警告，強迫日本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這就是日本史上的所謂『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既歸還中國，帝俄就來討報酬，租我旅大，從此便極力經營滿洲。因此，俄國與日本引起了正面的衝突。一九〇四年遂有日俄之戰。結果，日勝俄敗，日本勢力就伸展於南滿。依據一九〇五年日俄樸資茅斯和約，日本得完全繼承俄國在南滿的勢力。其第五第六兩條規定：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內一部分之一切權利，及其所讓與者，轉移於日本。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寬城子至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並同地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所經營之一切煤礦，無條件讓與日本。」

這樣，日本在東北開始發跡了。同年小村、壽太郎來我國，與我訂結滿洲善後協約，前項由俄國讓與日本的一切權益，更由中國加以承認，這就是一九〇五年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正約」之外，更有所謂附約，其重要條款為開滿洲之鳳凰城、遼陽……各地為商埠，安東、奉天間軍用鐵路准日本經營，中日合辦木材公司，採伐鴨綠江右岸的森林。

在這時期內的中日條約，除了上述東三省事宜條約外，此後連續又訂了不少條約，大部分是關於滿洲的。又在日俄戰前的一九〇三年，也有一個重要條約，即是中日通商行船續約，那條約把最惠國待遇擴張到地方的協定。

現在要說到第三個時期了。這時期日本對華不平等條約的代表，就是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歐洲各帝國主義，忙於廝殺，日本帝國主義，以爲時機已到，急欲實行大陸政策。於是先於一九一四年攻佔由我國租與德國之青島，次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使日置益不經我國外交部的手續，逕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且不許我國洩漏。這二十一條，共分五號：其第一號有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得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中國政府並應聲明凡山東省的土地和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二號有七條，是關於南滿及東蒙之各項權利的，在這裏日本企圖在滿蒙的勢力範圍，得到明文的规定。第三號凡二條，是關於漢冶萍公司之權利的。第四號一條，要求中國不得將沿岸的港灣島嶼割讓或租借與他國。第五號凡七條，關於聘用顧問，內地設立寺院學校，合辦警察，建築鐵路及傳教權等；此外還有關於福建問題，中國政府應聲明不許外國在福建沿岸設立船塢或海軍根據地，（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日本政府

亦曾以福建與台灣相近爲理由，要求『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帶，永不租借或割讓與他國。』這是二十一條內容的概要。二月二日兩國開始會商，並無結果，至四月十七日會商中止。五月六日日本竟向北京賣國政府致最後通牒於我國。除少數條文保留再行協商外，限於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限，速行承認，否則將取必要手段。時袁世凱正帝制夢酣，藉口無力抵抗，以欺騙民衆，卒於五月九日忍辱承認。關於二十一條以後交涉的經過，及部分的解決，在這裏不及細敘，總之這是不平等條約史上最慘痛的一個；但是試與現在中國所遭的國難與日方所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比較比較，二十一條還是和緩多哩！在這時期中，除了上述二十一條之外，中日間還有不少條約的締訂，但性質不及二十一條重要，故從略。自此以後，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其間並沒有新的不平等條約成立。

瀋陽事變以後到現在，中日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此時期則有一九三二年的上海停戰協定及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停戰協定，這兩種協定本爲臨時性質，但現在却無

期延下去了。尤其是塘沽停戰協定，華北今日的危局實是這個協定的產物。

依據上面所述，中日間除了這幾年以外，由不平等條約締結的歷史來看，可分三個重要時期，第一以中日戰爭的結果爲中心，日本得依『約』而獲得台灣及澎湖列島，立下南進政策的根據地，並在朝鮮實際獲得殖民勢力，立下大陸政策的根據地。第二以日俄戰爭的結果爲中心，日本得依『約』伸展侵略勢力於滿蒙。第三以歐洲大戰爲中心，日本急欲實現大陸政策，但卒以戰爭結束後，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重向遠東進出，使日本的計劃，不能如願實現。華盛頓會議後，日本獨佔中國的局勢全被打破。

*

*

*

*

關於中國與日本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約如上述。現在要進而解說它們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是非常複雜的，所以我們只好揀重要的舉幾項來說：

(1) 領事裁判權 列強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最早的是英國。至於日本在中國領事裁判權的取得，則爲時較遲。一八七一年的中日條約，規定中日兩國互有領事裁判

權，這還不能說是不平等條文。到甲午戰後，據馬關條約的規定，該約作廢，而翌年（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成立，遂改領事裁判權爲片面的。依理說，這個商約與一九〇三年的通商續約已於一九二六年十月期滿，我國曾於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八年兩次要求改正，均遭拒絕。此外與領事裁判權有關的，還有領館警察權及犯人庇護權。領館警察權，爲日人所獨有，而並無條約上的根據。此項警察，指在租界以外的內地而言。日本在我國內地，如南滿福建等省的領館，都任意使用警察權。我國也曾屢次抗議，他們都置之不理，其唯一的藉口爲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

（2）租界及租借地 租界與租借地，意義截然不同。前者不過劃定區域，許外人居住通商。後者是指以一定地方，規定期限，租與外人，在期限內，承租國能行使治理權。鴉片戰後，依南京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可是並沒有明白說到租界。到次年之虎門續約，才加上「准英人租賃」字樣，這可算爲租界的起源。日人在我國之獲得租界，是中日戰後的事，數目也特別的多，實凌駕各國之上。而且還有一層，在此以

前各國在華雖有租界之事實，但以條約明白規定設立租界的，則是從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條約之議定書開始的。其第一條云：『添設通商口岸，專爲日本商民安定租界……』遂開條約允許設立租界之先例。據最近的統計，各國在華租界，收回者已有十處，現尚存者二十二處，此二十二處中，日本專管的租界多至十一處（天津、營口、瀋陽、安東、廈門、杭州、蘇州、沙市、福州、重慶、漢口）而公共者尙不在內。至於租借地，日本自與俄國戰後，依一九〇五年樸資茅斯條約得由俄國繼承了我國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並依同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經我國政府的確認，但旅大租借期限原來是以二十五年爲期（一八九八年俄租旅大起）的。所以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中，日本便要求將旅大租借期展爲九十九年。後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中，中國代表提出退還租借地案，日本代表坂原就說：『旅大爲日本經濟生活之重要部分，於國家安危有生死關係，故日本無放棄旅大租借地之意。』可是到了現在，莫說旅大，整個的東三省與熱河都入日人之手了。甚至津沽，他們也在計劃着關海軍根據地了。

(3) 軍隊駐屯權 外國在中國境內有軍隊駐屯權，是從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開始的。那條約允許：(一)北京使館區域內，駐屯外國軍；(二)由北京至海口一帶各要區，外國有駐軍權。日本爲辛丑條約簽字國之一，享有此項特權，固不必說了。但是日本在中國的駐軍，尚有非出於條約根據者。辛亥革命以後，日本派軍隊駐於漢口，後在華盛頓會議，終算把這個問題解決，在漢軍隊是撤退了。可是到了最近，日本於擴充及強化在華駐軍的計劃中，又有恢復駐漢日軍的擬議。其次，是在南滿鐵路沿線附近駐屯的軍隊，這種軍隊就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關東軍的淵源是南滿及安奉鐵路的護路隊。當日俄戰後，日本獲得此兩條鐵路，而俄國仍保有中東路。在樸資茅斯條約中，日俄兩國互約每基羅米達，守備兵不得逾十五人。這種守備兵本由曲解約文而來，現在姑不去說它。假令即有條約的根據，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有撤退護路隊的規定，如「俄國允將護路隊撤退，日本政府亦即照辦；又如滿洲地方平靖，日本亦可與俄國將護路隊同時撤退。」其後，日本始則藉口俄兵未撤，及中東路俄兵撤退後，日本又藉口地方不靖。實則日

本要在南滿常川駐軍，本是已定計劃，故早有關東軍制的制定了。關東軍人數前爲一師團，最近軍部計劃，決將增至兩師團。此外日本於上海北四川路底亦常川駐有海軍陸戰隊。一二八事變卽爲該項陸戰隊所發動，正式陸軍的作戰是後來加入的。

(4) 片務協定關稅 片務協定關稅是各國對華不平等條約中關於經濟方面最重要的一項，而且所包括的條款也最爲複雜，在這裏只好提出日本方面來說。日本對於此項特權的獲得，是從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開始的。該條約除了一切悉照中國與歐美各國所訂約章及規定最惠國條款以外，實開了兩種惡例：

第一、「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第六款第三項。）

第二、「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同第四項。）

翌年訂定通商條約，又開了一個惡例：規定日本在中國製造之物，其待遇等於自外

國輸入之物，中國政府不得課以特種捐稅；惟機器製造之物，得課稅項，但不得多於或異於中國人民所納之稅（該約公立文憑第三款。）從此各國得援引最惠國條款，不但獲得口岸製造權，而且在口岸製造的貨物，與我國貨受同等待遇，這裏始作俑者就是日本。關於關稅，中國總算現在已獲得自立之權了。但實際上如進出口稅率的增減，依然受着某國的操縱。不但如此，最近華北的祕密輸入問題，鬧得甚囂塵上，這簡直不承認中國還有所謂稅關了。

不平等條約的內容是很複雜的，日本對華的不平等條約，當然也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所以我們不再往下一一列舉其他條款。不過有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即是日本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遠比其他各國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爲苛刻，這在上述幾項中，可以證實。還有一點，即是條文意義的籠統，於是附會假借，便得多所要挾。譬如最惠國條款，一九〇三年通商行船續約裏說：

「大日本國政府官員臣民通商行船轉運工藝以及所有一切財產，應享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及政府各省

或地方官府尤與別國政府官員民通商行船轉運工藝以及財產之一切優例豁除及利益，無論其現已尤與或將來尤與一體均享，完全無缺。中國官員工商人民之在日本者，日本國政府亦必按照法律章程極力通融優待。

依此條文，日本所受最惠國條款的利益，竟擴充至『各省或地方官府』的授與，而中國所受的待遇，則依照日本的法律章程，而不是按照日本對其他各國的條約的。這類例子很多，總之，正如現在的所謂『三原則』一樣，可以演繹無窮，加中國以種種壓迫，而說起來却都有條約根據的，而中國呢，却一動就是違『約』。

＊

＊

＊

＊

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現在已將傾覆整個的中國，而這種勢力的長成，其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說由於歷次對華的不平等條約。我們還是忍氣吞聲帶着這些鎖鍊過奴隸的生活呢？還是發動英勇的民族戰爭來爭取我們的自由和解放？這在每個中國人民大眾是明明白白的。

第五講 日本的人口問題與中國

錢俊瑞

老神甫馬爾薩斯在英國曾經討好了地主，討好了貴族；而在今日却被日本帝國主義看作姜太公，保證牠向外侵略，向外擴張，可以「百無禁忌」。

現在日帝國主義已經是馬爾薩斯最忠實的信徒了。牠接受了這位老神甫的遺教，一絲不苟地實行起來。牠根據了馬氏人口論的精髓，建立起牠的殖民政策，侵略政策和剝奪國內勞苦大眾的政策。日本的馬爾薩斯門徒們，不僅乖巧地學得滿身本領，替他們的侵略政策，剝奪政策找得「科學的」根據，而且使得別的帝國主義代言人——比方說吧，美國的「學者」奧却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也能委曲求全，原諒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認為牠之向外擴張，是要解決牠的「人口過剩問題」，換句話說，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人道主義政策」。最可憐的，是一些半殖民地的馬爾薩斯門徒們，牠們因

爲要忠於他們的師傅和師兄，就像鸚鵡學語一樣，說什麼日本人口問題嚴重，向外擴充，是他們應有的國策等等。

老馬爾薩斯雖然在一八一五年曾經爲了英國地主和貴族的利益，大獻了一番身手，然而他當時死也夢想不到在一九三一年以後，他的學說在日本竟能變做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骨幹，而在中國却又變成軟骨動物漢奸理論的「津梁」。

若照實情實理說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正像中國的孔孟學說一樣，已經是一種殘破的古董。然而無論侵略者也吧，投降者也吧，當他們要侵略要投降的時候，却又不得不掏出那些不成話的法寶來，要勸誘自己相信，要強迫人家相信。

日本的人口問題絲毫不能證明馬爾薩斯的理論是正確的，因此也沒有說明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中國謙讓的「君子政策」是合理的。

我們第一要知道，日本雖然是人口稠密的國家，但人口的密度決不在一般國家以上。如以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來算，日本本國（殖民地在外）爲一百七十人；而比利

士爲二百五十九人，荷蘭爲二百二十三人，就在日本馬爾薩斯門徒們所鍾愛的中國，有若干區域每方公里人數竟在三百人以上。可是在日本人口最密的九洲島，每方公里人數也只有二百十八人。

據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的調查，全日本帝國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爲一百三十六人；中間北海島的人口竟稀疏到每方公里只有三十二人。

日本的人口（一九三〇年）

	人口數（千人）	每方公里人數
日本本國	六五、二七六・四	一七〇・七六
北海道	二、八七三・三	三二・三六
本州	四九、三一一・〇	二一四・一三
四國	三、三三五・九	一七七・七〇
九州	九、一七四・九	二一八・一九
殖民地	二七、四〇六・四	一七〇・七六
全日本帝國	九二、六八二・八	一三六・一〇

我們當然不是說日本的人口並不密，更不是說日本的人口並不在增加。恰恰相反，日本人口的增加的確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在牠走入資本主義的途徑以後。根據日本舊的國勢調查數字，我們知道從一七四四到一八七三這一百三十年中間，日本的人口只從二千六百七十萬人增加到三千三百六十萬人，即僅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可是從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以後人口增加極快，計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二年間，日本人口總數從三千四百八十萬增加到六千六百三十萬，在這六十年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這種人口迅速增加的現象還可以生殖率的高度來說明。（下表指每千人中的人數）

	一八八一至 一八九〇年	一九一一至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至 一九三二年
生殖率	二七・二	三三・六	三二・二
死亡率	一九・九	二〇・〇	一八・三
增加率	七・三	三一・六	一四・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日本人口的生殖率和增加率凌駕了歐洲所有的工業

國家；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人民的死亡率也比歐洲各國爲高，特別是嬰孩的死亡率。（如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英國嬰孩死亡率爲百分之十二，德國爲百分之十一，日本則爲百分之十八，）這表示日本廣大羣衆貧困化的程度比歐洲各國還要厲害。

顯然的，日本人口的增加率的確在經常提高。請看下表：

一九二七	八四六、四一四
一九二八	八九九、一四一
一九二九	八五一、七九八
一九三〇	九一四、二三四
一九三一	八六一、八六三
一九三四	一、〇〇七、八六八

尤其是都市的人口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加得特別的快。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二五這三十五年中間，日本都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而農村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七。農村人口

因爲一天天貧窮化，一天天無產化，不得不另找出路；另一方面城市裏近代產業的發展，恰恰需要這批飢餓的預備軍來提供剝削的泉源，於是農村人口就很快地向都市集中。根據國勢調查的結果，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五年，日本住民在五千人以下的小鎮小村從一二、七一三個減少到九、六七七個；人口從三〇、四九一、〇〇〇人減少到二六、四一四、〇〇〇人。住民在五千人以上，一萬人以下的中等城鎮，在這時期以內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二，而大會的人口增加到二倍半。

日本的馬爾薩斯門徒們光榮地宣告，日本這種「絕對的」人口過剩現象是文明發展的結果，同時以「科學家」的態度宣告，要解決這個「絕對的人口過剩」問題，一面必須拼命增加糧食的生產，另一方面要擴充向外移民。

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和地主主要勒令農民增加生產，然而同時却把土地一天天從農民手裏奪掉。日本五百多萬戶農民中間，有半數以上每戶還有不到半公頃的土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每戶還種不到二公頃的耕地。老馬爾薩斯在生前本來是擁護半封建

的農業經營的，死後的馬爾薩斯同樣要把帝國主義的利益維繫在半封建的基礎上。失掉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半數的農產繳給地主作為田租；日本全國農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做了債務的奴隸。他們向金融資本家地主高利貸者所負的債額總數在四十億圓以上，他們每年向債主償還的利息至少在四億圓以上。日本的農民在這樣的活地獄裏過活，要教他們改善生產技術，增加農業生產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日本的金融資本和地主所支持着的那種社會關係，本身就阻止了機械的採用。反正為要維持半封建的土制度，馬爾薩斯當然要比一架農業機器有用些。

結果，金融資本和地主要增加糧食生產的目的，就完全不能達到。比方，日本最主要的糧食是米，而米的收穫量在一九二〇年就到達最高度，（每英畝四一·二英斛 bushel）此後每年的產量一般地是在降低，如一九二二年為四〇·四英斛，一九二四年為三十八英斛，一九二六年為三六·八英斛，一九二八年為三九·六英斛，一九二九年為三八英斛。

日本的馬爾薩斯比他們的老師更忠實地維持那種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可是，這樣他們要用增加糧食生產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企圖，顯然不能不失敗了。

於是他們走第二條路——海外移民。

在日帝國主義「科學的」文獻裏面，他們對於移民問題的確是非常注意的。一般御用的馬爾薩斯學者都給拓務省動員起來，做種種鼓勵向外移民的宣傳，而馬爾薩斯的學說也幾乎變成日帝主義侵略中國，進攻蘇聯，乃至向太平洋沿岸各國實行擴張的宣傳大綱。

然而不幸得很，日帝國主義在這一路上也沒有得到了不起的成功。從明治維新以後，一般馬爾薩斯學者（連美國的奧却特在內）都覺得日本要完成其歷史的使命，就不得不向外移民。在維新以後十年中間，日本就開始向夏威夷移民；到十九世紀末葉，日本移民的蹤跡開始到達北美。從一八九三到一九〇七年日本向美國的移民有五萬人，向加拿大去的有六千人。可是到一九〇七年日本向北美的移民就遭受了頓挫，當時由

日美兩國締結紳士協定的結果，日本向美國的移民就此中止。同時，加拿大也禁止日本的繼續移民。現在在美洲方面日本移民主要的去路還是南美各國，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年十年中間，日本向南美的移民達十五萬八千人，可是同時期內各地移民回到日本故鄉的也上十五萬人！

在南太平洋方面，當明治維新初年，澳洲曾經招募日本人到古因士蘭熱帶去居住，可是不到好久，澳洲當局就禁止日人移殖。新西蘭對於日本移民也有禁例。當然，日本對南洋方面的移民現在還在繼續努力。特別在菲律賓方面，日本移民佔有很大的勢力，他們竟強佔菲島土地，從事耕作，說不定萬寶山案和瀋陽事變不久就會在這托庇於帝國主義麾下的幼弱共和國領土裏面，重演一遍。

在日本的馬爾薩斯心目中，最鍾愛的地方當然是滿洲、蒙古和整個中國。你一到日本，就到處可以看到那些惹人注目的地圖，一面畫着「人多地少」的日本，一面就畫着「地大物博」的中國，這地圖就是日本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中一幅最主要的插圖。沒有

這日本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就不能成立，而且也不必成立。田中奏摺規定的「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大陸政策，是以這張地圖為根據的。而最近的「廣田三原則」實在也就是根據了這張地圖玩出來的把戲。

事情真是糟得很，倘使我們都是些不中用的馬爾薩斯主義者的話，那我們一定要替日帝國主義感到失望了。因為日帝國主義雖然天天標榜要為國內的過剩人口想辦法，要犧牲了中國，為自己的百姓安排下更好的出路，然而他們畢竟失敗了。

大家知道，我們東北四省的人口本來也不算得怎樣稀少，若以全面積論，四省人口的密度為每方哩七十四人，比美國的人口密度還高過兩倍。特別是遼寧、吉林兩省人口密度可以說是很高的。這些我們現在都可以不管，反正日帝國主義要向那些地方移民的時候，你再提出千百倍強的理由來阻擋也是無效的。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就規定在十年以內要向滿洲移民一百萬人，可是結果完全相反。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日本人在滿居住的總共還不到二十五萬人，而且多數日籍僑民不是真正的墾殖移

民，而是商人，政府官員和鐵道從業員之類。

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的軍部又屢次規定大規模移民的計劃。然而結果多數移民被當地農民用武力驅逐出境，不得「安居樂業」。在目前情形之下，日本的移民如果事前沒有軍隊的保護，他們決不敢冒險去做「哥倫布」的。因此日本政府又想出了武裝移民的辦法，可是結果還是一敗塗地。今日吉林黑龍江邊境（伊蘭等縣）的日移民，他們不是尋常意義的移民，而是荷鎗實彈的兵士而已。那末最近日本軍部決定向滿洲東蒙增加移民的計劃，大概也不是什麼真正「移民」的計劃，而是擴充軍事後備隊的計劃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了解，日本的神甫們要用海外移民的辦法解決「過剩人口問題」是並沒有成功的。據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的調查，日本海外僑民總共只一百八十萬人（連殖民地民衆在外僑居者在內），這樣區區的數目說明了日帝國主義爲要解決人口過剩問題，不得不向外找取新領土的宣傳，是毫無根據的了。實際上，日本移民之所以不

能向外擴展，是有其內在的原因的。日本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一面要維持半封建的農業經濟，一面却要擴充海外移民，這本來包含着矛盾。誰不知道，日本的金融資本和地主，正在運用他們對於農民的債權和各種沿襲的「租佃慣例」，把農民大眾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誰不知道他們在農村中正在排斥一切農業機器的應用，使得佃奴似的農民都不致脫離土地而為自由自在的勞動者？日本的馬爾薩斯爲了滿足金融資本和貴族地主的利益起見，已經把日本的農民大衆壓得像牛馬一樣，這樣莫說海外移民無從發展，就是日本國內各地的開發也是無從進行的。我們上面說到，日本北海道的人口至今還是非常稀少，每方公里只有三十多人，其未被開發由此可知。總之，日本的農民在金融資本和地主的箝制之下，緊緊地被束縛在土地上面，不能離開原住的故鄉，那裏還談得到什麼開墾北海道？更那裏談得到什麼海外移民，去開發新領土？

中國的馬爾薩斯門徒們，現在總該明白，你們在日本的夥伴們原來並不像你們那樣朴素，他們之喊出「爲要解決日本的人口過剩問題，所以要向中國侵略」的口號，只

是一種頂頂無恥的藉口。你們應該明瞭，馬爾薩斯的學說只能鼓勵日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而對於中華民族却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的毒藥！

第六講 日本的原料問題與中國

姜君辰

誰都知道，原料供給地的爭奪是帝國主義經濟鬥爭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重要動因。誰都知道，原料之於工業的發展乃至對於一國經濟的發展，確是主要基本條件之一，就像食物之於人類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誰都知道，日本「地小物缺」，中國「地大物博」，帝國主義的日本「先天」異常不足，經濟落後的中國却有「得天獨厚」的幸福。所以，跟日本近在咫尺的中國，就必然要成爲日帝國主義爭取原料供給地的最主要的一個對象。

然而，照這樣的說法，有人就以爲：日本口口聲聲要求「中日經濟提攜」，倒也未始不是它的「真心實話」；日本因爲原料缺乏，情願拿它的工業品來換取中國的農產品，倒也未始不是「以有易無」的「正當」辦法；所謂「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尤其好像

真是中日之間的「禮讓往來」呢！許多盛唱中日「親善」中日經濟確有合作必要的人，往往就拿這個日本的原料問題作爲他們理論上的一種根據，好像在這中間，中國方面並不會受什麼損失似的。

其實，所謂日本的原料問題固然決沒有這麼簡單，它跟中國的關係也決不是上面所說的那麼一回事。

不錯，日本原料的缺乏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比方說吧，農產原料，如棉花一項，差不多完全要靠輸入來供給；橡皮也有百分之九十七要靠輸入來維持。礦產原料中，據一九三五年的估計，在有色金屬方面祇有銅是可以完全自給的；其它如鋅和鎂的生產量，祇佔有消費量的半數；鉛和錳約佔五分之一，錫只佔到百分之五。黑色金屬方面，錳和銅的產量約佔消費量的百分之八〇到八五；銑鐵約佔百分之六五到八〇；生鐵祇佔百分之五。燃料方面，煤炭產量雖已佔有消費量的百分之九〇，但是它的儲藏量不多，並且品質惡劣，不配當作煉鋼之用。其它如石油產量更是微乎其微，祇佔消費量的百分之一二。

以日本原料這樣缺乏的情勢看來，我們說它對於新興的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是巨大的障礙和負擔，所以它要積極對外侵略，這是對的。但是，假如我們反轉來說：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特別是對華侵略，就是因為原料缺乏的緣故，那就錯了，至少它祇有一部分的理由。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特徵是資本輸出。同時，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愈益加深的階段，爭奪國外的銷售市場是更加來的重要。所以，總括說一句，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與其說是單純地由於原料缺乏的緣故，倒不如說是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

日本的經濟恐慌，自從一九三二年達到了最深點之後，因為它是世界主要列強中間放棄金本位較早的一個，因為它是帝國主義者備戰最亟的一個，所以它的生產指數，到一九三四年就首先超過了恐慌前的水準。但是，正因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程度並未減弱，所以到了一九三五年，帝國主義新的週期恐慌現象又來了。例如根據日本商工省所發表的生產指數有如下表：

近兩年來日本生產指數月別比較表

(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爲一〇〇)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月	一三〇・八	一一七・八
二月	一三〇・一	一一五・四
三月	一四一・八	一二五・〇
四月	一四二・一	一二五・二
五月	一四二・二	一二五・四
六月	一三六・四	一二六・四
七月	一四〇・八	一二六・八
八月	一三九・一	一二九・〇

日本生產的又復減退，我們在物價方面也可以得到證明。它的躉售物價指數，假如以一九三一年爲基年，則最近三年來差不多已經停滯在一三五至一三六之間。但是假如用金價來計算，却由六九・一而降爲四七・二了。

此外，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它的徵象自然很多。例如工人羣衆所得工資的低減，從世界恐慌發生以來，簡直沒有一天停止過。不但如此，在一九三二年後，生產指數雖然有顯著的增加，而工資指數却依然在跌落。如以一九二九年爲基年，則一九三二年爲七七，一九三三爲七四，一九三四年爲七三。又如農民大衆在出賣農產物和買進工業品的一轉手中，他們就非遭受巨大的損失不可。農產品與農民所購買的消費品的價格之間，就存在着很大的差額在裏邊。

農產價格平均指數

農民購品價格平均指數

一九三四年末	一四三・三	一四〇・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末	一四七・九	一四二・九
四月末	一四五・二	一四五・六
五月末	一四〇・八	一四九・三
六月末	一三六・〇	一四五・九

所以，在日本資產階層所謂景氣回復的過程中間，工農大衆的生活反而仍是一天

天的惡化，這才是日本資本主義總危機中典型的徵象呢！

其次，退一步說，縱使我們認為日本的原料問題的確是日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主
要動因，那末我們恰巧可以證明，日本最近對於原料生產或輸入額的積極推進，是具有
最重大的備戰意義的。

日本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生產指數比較表

(以一九三〇年爲一〇〇)

	生產手段的生產		消費手段的生產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三月	一四一·六	一五五·九	一一六·八	一三三·六
四月	一三九·九	一五六·六	一一一·四	一四一·四
五月	一四二·五	一六〇·六	一二七·三	一三七·六
六月	一四二·四	一六〇·五	一二六·八	一三六·四
七月	一三八·〇	一六一·四	一三四·一	一四〇·六

很明顯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近二年來生產手段和消費手段的生產雖然都有增加，可是後者增加的速度却遠不如前者來得厲害。這種現象無疑是軍事工業巨大膨脹的結果。不過在「生產手段的生產」中間，許多原料生產也包括在裏邊。爲了更加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不妨再舉幾種最重要的具有軍事意義的原料生產數字來：

日本重要原料生產比較（以一九二七年平均爲基數）

	一九三三年八月	一九三四年八月	一九三五年八月
銑 鐵	一六五・八	一八六・四	二二二・一
鋼 材	一七八・五	二三三・七	二六〇・六
石 炭	九〇・〇	九〇・九	一〇〇・〇
石 油		八六・〇	九六・〇
苛性曹達	一四八・七	二二六・一	二二六・〇

日本近年來對於原料生產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因此，這種以軍事工業爲基礎的原料生產的增加，在原料品的價格上也表現得異常明顯。根據日本三菱研究所的調查：

廿四種原料品的物價，假如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的價格作爲一〇〇，那末它們的價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就激漲至一五一·一，一九三五年二月廿日又漲至一七八·四，同年六月廿日稍爲跌了些，却仍有一七七·六。可是另一方面，在這同時期內，根據該所調查廿六種製造品價格的結果，情形却剛剛相反。它們最初也會漲至一五一·二，接着就跌到一三四·三，最後又跌到一二九·八，差不多要回復到這次恐慌最深點時的物價了。

所以，我們對於日本原料問題的認識，第一應當指出它是整個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一環，第二應當指出它跟準備戰爭具有怎樣密切而重要的聯繫，第三還得指出它已遇着新的週期恐慌正在展開的絕大危機。

現在，我們就根據着這樣三點基本認識，來分析所謂日本原料問題與中國的關係。首先，我們知道，中國的資源是何等富饒，可惜自己沒有出息來開發，就必然要成爲日帝國主義者對外侵略時的最好的對象。東北有的是煤鐵、大豆、木材等原料，本來早已

在日人控制底下，不過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些原料的利用和開發，自然更加便當了。可是，事實並沒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順利。東北義勇軍的此起彼仆，弄得日僞傀儡等幾乎要到焦頭爛額的地步。直到現在東北之於日本，與其說是後者的原料供給地，不如說是它的投資和商品銷售場所，更不如說是它未來的軍事根據地。因為事變後的東北，我們所看到的，是空前的大量日貨的輸入，是大批的日資的投放，而由東北輸往日本的貨物倒增加得很少，所以素來是出超的東北對外貿易，竟一變而為大量的入超了。因此日本在事變前所盛唱的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因為原料缺乏而需要東北，這種論調，我們現在已看得清清楚楚，它無非是日帝國主義者企圖佔領東北，使它完全殖民地化的一種藉口罷了。

五年來的今日，東北怎樣淪亡的經過，似乎已不大會想到。原因是當前的問題太嚴重了。東北的富源固然不少，華北的資源似乎更加多而佳良，你看，單單冀魯兩省的廣大棉田，它的產量就是已佔全中國百分之六十以上，晉察綏三省優秀的畜牧區域，它的羊

毛產量更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但如此，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小麥，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煤礦，也是在華北。

真的，華北所有這四種主要原料：棉花、羊毛、小麥和煤礦，對於原料缺乏的日本，的確確是最得實惠的東西。因此，開發「華北經濟」的聲浪，便隨着「中日經濟提攜」的演進而喊出來了。於是，日方接一連二地派遣專員調查晉綏兩省的礦產和羊毛呀，什麼「東亞經濟協會」，「東亞惠通貿易公司」，「河北經濟協會」等等組織的成立呀，好像「中日經濟提攜」的進行真的馬上就可以見功效似的。然而，這種情形，難道還祇是由於日本原料缺乏，僅僅要想獲取中國的原料嗎？

等到冀察政委會成立後，事情又進了一步。「興中公司」成立了，它是滿鐵會社開發華北的先鋒。滿鐵會社在東北「開發」經濟的經驗，這時就正式用到華北來了。「蒙毛織會社」決定在天津張北等地設立分社，滿鐵又在天津設立主辦華北水利鐵道的「福昌公司」。最近滄石鐵路的興築，也將就是「開發華北經濟」最重要的一着吧。

至於日本派員研究並指導華北的農民，從事種植廣大的棉田等那更不消說得。然而這樣的「經濟提攜」難道還祇是由於日本原料的缺乏而僅僅要想獲取大量原料的「禮讓往來」嗎？難道還不是進一步以日本資本來控制整個華北經濟嗎？

事實已經非常明顯，日本不但從事於華北棉田的種植，對於華北紡織業的發展，日商更有巨大的計劃和確實把握的。居然，沒有多少時間，華北大多數的華商紗廠不是倒閉賣給日商，就是奄奄一息，不會再有什麼希望，因為日方不但預備統制華北的棉花，並且決定設立大規模紡織工廠，預備一網打盡華北所有的華商紗廠呢！然而，難道這樣的經濟提攜還是中日互有利益的合作嗎？

把戲演得愈來愈巧妙了！自從東北事變以來，日本的對華貿易因為有一大部分轉向東北去了，過去它在列強對華貿易中所佔的第一把交椅，不論在進口或出口方面都被金圓王國奪去了。一九三四年起，它的對華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方才逐漸恢復過來，直到一九三五年，才超過了英國，升居亞軍的地位。但是，中國的人民大眾畢竟太窮了，任

憑你怎樣儘量地用社會傾銷的方式總還不夠大衆所能購買的程度。同時，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正在面對着新的週期恐慌，工業品的價格已經表示跌落的傾向，因爲日本的廣大民衆也是同樣沒有福氣消納他們帝國主義的過剩商品的。於是兩三年來不大引起人們注意的「走私」問題，便在華北尤其冀東區域猖獗起來。這樣一來，雖經當局想盡種種「方法」，什麼緝私條例等等定了出來，雖經英美當局大聲疾呼，抨擊日本對華侵略，但是，走私問題不但絲毫沒有解決，且在華南及沿海各地蔓延愈廣，甚至於大批私貨已經津浦平漢等線湧南下，海關無法遏止。然而這樣公開秘密地損害中國主權的獨立，究竟是日帝國主義者情願把它的工業品自動地來換取中國的農業原料嗎？還是單單爲了解決它的原料缺乏問題呢？

最後，客串式的小丑戲演來又覺未免單調而太嫌靜默了。於是，全武裝的武班戲居然又在開始了。日本最精幹的兵士正在大舉增駐華北呢！這麼一來，膽子小的人似乎有些畏縮，想請檯上武班角色不要演出太劇烈的「打架」戲來。膽子大的人似乎有些不

服氣，不願看着那班武裝戲子獨霸舞台。然而，這難道又是日本原料缺乏，日帝國主義帶着便宜的私貨——工業品——來恐怕還換不到中國的原料而不得不強兇霸道嗎？日本的原料問題與中國，難道真的只不過是日本原料缺乏的問題嗎？

第七講 日本的投資問題與中國

姜君辰

要知道某一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如何兇狠，我們祇須從兩個主要指標上去觀察。一個就是它所表現的好戰性或戰爭，另一個就是它的對外投資。前者比較明顯，人們一看就會懂得。後者就像金色蒼蠅那樣，外表看來異常堂皇，裏邊却是一肚子的污物，非常危險。本來資本輸出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所以，假如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一個被壓迫的國家所輸出的資本愈是多而來的急進，那末我們就可以說，前者對於後者的侵略也愈加來的厲害。現階段日本對華投資的一幅圖畫，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帝國主義列強對華投資的陣營當中，大家知道，英帝國主義是一向占着絕對優勢，好像它是最有先見之明似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美兩國都已成爲新興的

帝國主義國家，而且都已成爲列強中的暴發戶了。所以，它倆對華投資的數額都有飛躍的增加，尤其日帝國主義，因爲它跟中國是所謂「近水樓台」，它在大陸政策的標榜底下，就把中國作爲它唯一重要的投資對象。在這時期，最先進的英帝國主義，雖然擺出了它「倚老賣老」的姿態，繼續不斷地在增厚它的對華投資，可是它那老態龍鍾的景象，畢竟是無可克服的了。從大戰前一九一四年到戰後一九三一年的十餘年中間，日美兩國的對華投資，不論在其絕對數或所占總額的百分數上，都已有了急激的增長，特別是日資的增長速度更覺可驚，已經有跟英國並駕齊驅的趨勢。反之，英國對華的投資，它的絕對數雖依然有所增加，却遠不如日資增加的速度來得大，所以它在列強對華投資總額中所占的百分數反而減少了。這些事實，即列強對華投資比率的開始變化，請看下表就可一目了然：

大戰前後英日美對華投資消長表

英	日	美	絕對數 (百萬美元)	百分比
六〇七·五	一九一四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一、一八九·二	一九一四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三六·七	一九一四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日	二一九・六	一、一三六・九	一三・六	三五・一
美	四九・三	一九六・八	三・一	六・一

日本對華投資的這樣急激增加，一面證明日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如何突飛猛晉，同時也可以說明「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決不是出於偶然。因此，在這事變之後，日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固然沒有一刻停止，日本對華投資的展開，更造成了列強對華投資史上空前的紀錄。事情是這樣：日本對華投資的絕對數額，已由一九三一年的十一萬萬餘美元，增至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萬萬餘美元。這就是說，不過三年工夫，日本對華投資竟增加了一倍以上，並且也超過了在華英資的一倍以上。假如以日本對華投資所占的百分數言，那更驚人，因為它已占到百分之五三，即占了列強對華投資總額的半數以上。這是日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經濟的整個表現，也正是超過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具體反映。

近年來英日美對華投資消長表

絕對數（百萬美元）

百分比

日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美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英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日……………	一、一三七	二、五四〇	三、五〇一	五三〇〇
美……………	一九七	三四〇	六一	七〇〇

不消說得，日本對華投資這樣飛躍的增加，第一由於牠對東北的投資仍在不斷的增加。比方一九三一年時，日資約計一、六一六百萬日元，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增至一、七一六百萬元，一九三四年初更激增至二、〇三六百萬元。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在東北事變後所投的資金已達廿六萬萬餘日元之多（一九三五年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九頁。）可是，日本對華投資激增的另一原因，也許是更重要的原因，却是牠對中國本部的投資額也有了空前的增加。據天津益世報（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所載：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在華北的投資額為七三三、四四〇千元，在華南有三九三、四〇六千元，總計日本在中國本部的投資額，三年之間已有一、一二六、八四六千元。

日本對華投資的積極推進和牠目前所有獨霸中國的勢力，大概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再就牠的投資範圍，來說明現階段日本對華投資的特徵。

帝國主義輸出資本的意義，本來不外乎三點：第一在替國內過剩的資本找尋出路，第二在操縱資本輸入國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實權，第三在保證和擴展國內剩餘商品在國外的銷路。日本對華投資的意義當然決不會超出這三點。可是這裏我們所要特別重視的，還是第二點。就現時日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範圍來說，是多方面的，不論工業、農業、交通或金融方面，日資的擴張都很活躍，好像沒有什麼特別重要之點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假如我們仔細加以分析一下，我們就不難把它歸納成爲二種主要傾向：一種是在牠原有或新的投資範圍內擴張它在經濟上操縱或獨占的權力，另外一種就是要擴張或鞏固牠在政治上的權力。前面一種包括對於中國原料的壟斷和對於民族工業的威脅；後面一種凡是具有軍事意義或兼有經濟意義的一切工業部門或交通事業都在裏邊。

先說前面第一種傾向：日本對華投資部門中勢力最大的是紡織業。但是，中國民族工業中比較有基礎的也是紡織業。所以，日帝國主義爲要阻止半殖民地中國的工業化，就非先從紡織業開刀不可。近年來華商紡織業的命運，不是虧蝕倒閉就是被日資收買。

了去，這種現象當然在華北特別顯著。反之，日商紡織業則一天天的發展，華商廠家常常停工或減工，日商廠家幾乎沒有停過工。同時，在日本所謂開發華北經濟的預定計畫中間，它們根據幾次調查華北的結果，決定由日本紡織會社，金藤紡織會社，和東洋紡織會社三大公司擔任投資，共同建築三大紗廠，每廠可容五萬紗錠之多。假如這一計畫果真實現，那末冀省紡織業固然要遭受重大的威脅而更趨於崩潰，就是其他諸省如晉魯乃至全中國的整個紡織業，也非陷於總崩潰的境地不可。

另一方面，關於日本壟斷原料的投資，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棉花的栽培和牧場的經營。據日本外務省對於發展華北經濟所擬成的方案，預備把對華文化事業費增加至四百萬元，並對華北棉業首先施行下面三種統制步驟：（一）擴大華北種棉區域，即除戰區之外，再在北平、天津和易縣等處設置種棉指導區十三處。每區棉田擴大到五千乃至一萬畝，並派專門人員去實地栽培指導。（二）每一村莊或由四個以下村莊聯合設立販賣合作社，對於種棉時的農戶，貸給他們優良的棉種和相當的農事費用，在收穫時則擔

任販賣的介紹者。(三)統制棉花業試驗場，比方定縣棉場及南苑棉產改進所，現時已經隸屬於日人控制下的所謂華北棉業改進會。不但如此，日帝國主義爲了統制全部的華北棉市場起見，它還決定在本年度內要把南京實業部所管轄的棉業試驗場與改進會合併呢！其次在經營牧場方面，牠的範圍包括種羊、毛用羊和肉用羊三種。牧場先在熱河、察北及內蒙邊境一帶試辦，規模異常宏大。這三種牧場，即種場、毛場和肉場相互間的聯絡，將以天津爲中心，並在這裏成立大規模的儲藏運輸經營機關。這樣一來，華北的畜牧生產無疑義地是在日帝國主義的操縱之下了。

此外如華北煤產，即占中國全部煤產百分之七十的煤業，日帝國主義自然也想完全放在牠的直接控制下的。冀魯兩省的煤產不消說得，實際上差不多已在牠掌握之中。同時山西所蘊藏的在全中國最豐富的煤產，日帝國主義當然決不會把牠放棄。在山西當局的同意之下，據說已有另外組織煤礦公司兩處的計畫。這種計畫，很明顯的，乃是日帝國主義的「東印度公司」滿鐵會社在華北的支店與中公司總理十河氏跟山西當

局折衝的結果。

日帝國主義積極對華投資的目的，企圖壟斷牠所需要的中國一切原料，企圖操縱和威脅中國脆弱的民族工業，於此可見一斑。

其次，再說日本對華投資的另外一種傾向，即以擴張或鞏固它在政治上的實權而投資的傾向。我們知道，「九一八」事變之後，日帝國主義對於東北的投資可說完全是從軍事的立場出發的。滿鐵在東北新築的鐵道，例如敦圖線，海克泰克及拉納線等，牠真不惜工本，耗去了比較東北原有鐵路更鉅額的建築費，可是這些新築鐵路的收入反而還不及原有鐵路的收入來的好。滿鐵在東北所開拓的公路很多，可是這些公路的收入至多只能維持在這些公路上行駛公共汽車的直接經費。甚至有些公路簡直是不准老百姓步行的，所以它的經濟利益根本就談不到。此外，我們在東北工業方面，關於日帝國主義投資的軍事性，更加可以看得清楚。東北原有主要的輕工業如豆餅業和麵粉業的生產，假如跟重工業的生產比較，那真差的太遠了。請看下表：

東北四個重要工業部生門產比較表

業 別	一九三五年 一至六月	一九三四年 一至六月	增十減一%
豆餅(單位千塊)	一三、三七七	二一、〇八二	(一)三六·五
生鐵(單位噸)	二九九、九一二	二三〇、四三四	(十)三〇·〇
硫酸阿母尼亞(單位噸)	一五、九〇四	一四、二五一	(十)一一·六
電力(單位千基羅瓦特小時)	一七四、〇三六	一二三、七一七	(十)四〇·七

同樣，日帝國主義對於華北投資的姿態，也帶有非常濃厚的軍事性質。滿鐵對於開發華北經濟的計畫，原來分三方面着手，即統制交通，開發礦山和提倡棉產。這三種企業的開發，本來都已帶有軍事上的性質。例如滿鐵所計畫的戰區與平津乃至與長城各口及熱河境內鐵路取得聯絡的九條汽車路，滄石鐵路的開始興築，龍烟鐵礦、煤礦的開採，以及平西湯山鍊鋼廠的建築，這些都是很明顯的具有軍事意義的。此外如滿鐵對於朝鮮羅津港的工程，預備在第一期完成之後暫時停止，而以全力去開闢葫蘆島海港；偽東冀政府對於樂亭大凌河口海港的建築（據中外人士考察勘測的結果，該港比較塘沽

和秦皇島兩港更爲佳良，居然敢冒需費七千五百餘萬元巨額資金的風險，從事設計進行，無非都是爲的適應軍事上的迫切需要罷了。最後，日本軍部和外務省對於鹽素酸加里的製造，打算在唐山天津開設工廠，在冀東區域，日方又積極籌設兵工廠兩所。最近機械已由大阪運到，除開專造各種槍炮子彈而外，並且還造化學毒氣用品，現時正在日夜開工。日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軍事意義，從此已經暴露無遺。

因此，日本對華投資的上面兩種傾向，不論是擴張日本在華經濟的獨占勢力也好，或是帶有軍事性的企圖鞏固政治上的實權也好，它的終極目的祇有一個，即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趕快成爲日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然而，日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這種企圖是否正如牠所希望的「一帆風順」地進行無阻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

第一，日本國內的剩餘資本原來並不豐厚，近年來日本生產指數的激增，與其說是由於幽閒資本的利用，不如說是由於提高大衆稅捐負擔的結果。因此，由於軍事工業景

氣所造成的生產指數的激增，決計不是國內市場擴展和經濟情勢真正改善的反映，也決不是一國生產價值的提高，而祇是生產價值分配的一種轉變罷了。換句話說，軍事工業生產愈益增加，消費手段的生產和銷售就非愈益緊縮不可。日本赤字財政的巨大和財政危機的嚴重，可以決定日帝國主義要用大量資金向外投放是不可能的。滿鐵社債銷售的困難就是一個明證。

第二：日本一部分剩餘資本對於偽滿的投放，結果使牠們發生很大的懷疑，因為牠們所得到的利潤，並沒有達到牠們所希望的程度。反之，牠們對於開發華北的投資，因為中國日本東北人民大眾一般購買力的低落，倒先要擔憂華北產業對於日本和東北產業的壓迫。

第三：東北義勇軍反日運動的前仆後繼，和若干土匪的滋擾，已給日本資本家不敢輕易投資的一個很好的教訓。中國民衆抗日情緒的高漲，特別是華北民衆抗日運動的展開，當然會使日本財閥發生同樣疑懼的心理。日本財閥對於華北投資的裹足不前，滿

鐵和興中公司的不敢放膽投資，就是爲此。

自然，我們決不是說：日本對華投資既有許多障礙，它就會消極起來。剛剛相反，我們對於日本對華投資的困難固然不應否認；我們對於目前日本積極對華投資的方式，更加應當指出它的特徵來。

根據上面三種障礙，日帝國主義目前對華投資的特徵。不外二點：第一就是牠將以所謂「物資投放」的方式作爲它最近對華投資的主要力量。第二就是牠的投資方式已跟軍事行動打成一片。天津日本駐屯軍部與滿鐵和興中公司之間已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採取相輔并行的策略，日駐屯軍對於所謂「特殊貿易」已經公然包庇運輸，日本軍隊在豐台附近已經強制圈定羅家莊民地爲操場，在天津附近李民莊一帶，又強圈民地千餘畝以建築大營房，所有這些事實都是日帝國主義目前對華投資所有特徵的具體表現，也正是日帝國主義對華政治和經濟侵略雙管齊下的一種新姿態。

第八講 日本的市場問題與中國

柳乃夫

凡是稍爲懂得一點政治經濟常識的人，一定聽厭了什麼不景氣，生產過剩，市場範圍狹小，採併政策，關稅壁壘，集團經濟，門戶開放等等一類的名詞和術語。說奇怪嗎？這其間又有一定的因果關係；說不奇怪嗎？這却又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特徵。

事實明白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危機，國際間的緊急風雲，從帝國主義經濟鬥爭反映出的政治鬥爭，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市場問題，也是其主要因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重新把世界分割了，市場問題，自然也得到暫時的解決。可是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無不陷於更深的泥沼裏，從而爭奪市場的鬥爭，反映在國際政治上的，是使半殖民地國家進而完全殖民地化，這樣一來，又進到了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的前夜。

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行爲，本來就是一種「強盜」的行爲，而在這不景氣的今日強盜有時也兼做「小偷」。於是，在爭奪市場的過程中，又添上了所謂武裝包庇「走私」的新花樣。

這一事實，要算在「中日經濟提攜」的熱鬧聲中，在日帝國主義的市場問題與中國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爲明白。

要說明日本的市場問題，它的對象，自然不單是一個中國。不過中國在日帝國主義看來似乎的確是它所謂主要的生命線吧，特別是在這「親善」「敦睦邦交」的目前。誰都知道，無孔不入的日貨，不僅是要汎濫全中國的市場，進而造成獨占的局面；而且鑽進了其他帝國主義勢力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正在作無情的競爭。試看那牌子最老的大英資本帝國主義，不是感到深深的苦悶，向着這位一手提拔起來的「同盟兄弟」發抖嗎？

那麼，日本的市場問題，是不是就能夠順利地解決呢？不！決不！資本主義市場問題的

解決，決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身，而是資本主義的否定。

現在我們把日本近十年來對外貿易的情形，先來研究一下。

日本對外貿易輸出入表（單位千圓）

年份	輸出	輸入	入超
一九二七	一、九九二、〇八六	二、一一七、三二五	一一五、二三九
一九二八	一、九七一、九五五	二、一九六、三一四	二二四、三五九
一九二九	二、一四八、六一九	二、二一六、二四〇	六七、六二一
一九三〇	一、四六九、八五二	一、五四六、〇七一	七六、二一九
一九三一	一、一四六、九八一	一、二三五、六七三	八六、六九一
一九三二	一、四〇九、九九二	一、四三一、四六一	二一、四六九
一九三三	一、八六一、〇四六	一、九一七、二三〇	五六、一七四
一九三四	二、一七一、九二五	二、二八二、五三一	一一〇、六〇六
一九三五	二、四九九、〇七三	二、四七二、二三六	△二六、八三七

（註）上表數字，根據日本大藏省所發表，△爲出超。

從上面，我們很能看出，一九二九年日本的對外貿易，無論在輸出入方面，都顯出是過去幾年來的黃金時代，入超也減到六七、六二一、〇〇〇圓。這是說，日本的市場問題，在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中，還能保持一點「景氣」。但是一九三〇年以後，它已經不起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襲擊，在輸出入方面，都全面的減少，入超也逐漸增大起來。一九三二年以降，它的輸出是躍進了，一九三五年時，可以說又是登峯造極，甚至一變入超而爲出超。在這裏，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九一八」事變的意義，同時，更不要忘記「九一八」給予日帝國主義的恩惠。不信，我們可以看下列的數字：

日本在東北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占貿易總值的百分數）

一九三一年

三五·六

一九三二年

三九·一

一九三三年

五一·八

一九三四年

五三·三

上表顯示日本對東北貿易自一九三一年起，增加無已。如再就輸出入的數字看，可列表如下（單位千圓）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輸出	三〇三、一三九	四〇三、〇一九	四二六、三一四
輸入	一六七、九九九	一九一、四三二	二二六、五二二

到了今年第一季，日本對外輸出，又到一個轉向時期，只有對東北輸出，才是急速增加的。自一九三四年同季的七四、三三一、〇〇〇圓，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一〇七、四七九、〇〇〇圓。

如果我們還沒有忘掉東北是中國的領土，那麼，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市場的關係，不特不是日益疏遠，反而是日益親密。這親密的程度，到今天更是愈加顯明起來。顯明到日本強奪了東北還不夠，還要繼續強奪華北以至整個中國。

要是閉着眼睛，瞎談「親善」以為中日關係終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那是有

意把全中國的利益，拱手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只要稍爲懂點社會科學常識的人，誰都會明瞭資本主義矛盾的擴大，市場問題的爭奪，是會由自由競爭進而爲獨占的。而半殖民地國家的命運，也就會走上殖民地化的過程。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早已成爲日本商品市場的尾閘，早已在日本統治階級代理人的暗算之中。而這一暗算，加上今日資本主義恐慌的深化，加上帝國主義無情的市場競爭，於是就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的事實上表現出來。

有人還在幻想日本帝國主義不能獨占中國市場，大做其靠日英或日美戰爭來坐收漁利的美夢。固然，帝國主義的矛盾衝突，未始不能被我們利用。但是，事實的教訓又怎樣呢？顯然地，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不惜用各種方法，如通貨膨脹政策，傾銷政策，以低廉的商品價格，去奪取全世界的市場；而大英帝國，一面明知薩爾夏的紡織工業已經遭受到致命的打擊，但是它却會派出首席經濟顧問到中國來，雖然這位羅斯爵士一再碰上日本的釘子，還是不斷地要求什麼「共同援助開發中國的產業」，「共同挽救中國的破

產財政。」另一方面，它也不比中國更傻，它會積極地維持眼前的利益，加緊在其勢力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榨取，它可以建立起大英帝國的集團經濟，築起各地的高度關稅壁壘，甚至明白地抵制日貨，來對付競爭市場的敵人。而美國呢？它雖然一方面在積極擴充軍備，一方面却高喊維持「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並且它可以提高銀價來和競爭者爭奪中國市場，它也會想出汎美洲同盟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利益。只要稍爲留心讀報的人，不是看到到處「排斥」日貨，便會看到日貨到處「碰壁」，特別是近來，從拉丁美洲一直到澳洲，到處都掛起了「日貨免進」的牌子。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市場，又感受到恐慌，這恐慌的最大「恩惠」不待言又是賜給這被視爲日本生命線的「中國」身上，因而中日問題，竟在「提攜」的高潮中緊張起來。

我們如果只看到華北增兵，只看到武裝包庇「走私」，還是不能了解這是資本主義矛盾擴大的必然發展。固然，我們不能把市場問題，作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唯一因素，但是市場問題，給予資本主義的打擊，的確是一個致命傷。

一九三五年的日本對外貿易，在犧牲日本大眾種種利益的形式下，表面上是有了好轉，於是日本有產者羣的代言人，就大喊「景氣回復」了。可是事實上，這景氣好像夏末的狂風，一吹過便呈現出秋天蕭條的景象，一到今年，遂又大鬧貿易的全面退落。其入超情形，可列表如下（單位千圓）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一月	七九、五四五	七一、一七四
二月	五七、二四八	七五、三四一
三月	六〇、五四六	六、四〇七
四月	四九、三〇〇	一五、八〇〇
五月上旬	七、一〇〇	一〇、九〇〇

本年一月至五月上旬的總貿易額，輸出爲八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圓，輸入爲一、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圓。若與一九三五年同期比較，在輸出上約增二%，而在輸入上却激增二一%。此種現象，雖不能說明日本的市場問題發生重大的變化，但足以證明爲了彌補因軍需工業品的輸入所造成的鉅大入超，不能不更求擴充市場；何況日貨正在

「到處碰壁。」現試舉例說明如下：

日本對外貿易國別比較表（各年第一季——單位千圓）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中國	二二、四三八	三五、一九三	二三、二一一
暹羅	一一、九二四	八、三八七	五、一八八
斐律賓	一一、六八九	九、二八〇	八、四九八
荷屬印度	二五、〇〇四	二七、〇六三	三〇、五五七
印度	五七、〇六六	六六、七七二	五三、八〇九
錫蘭	二、六八六	二、六八二	五、一〇〇
亞丁	三、七三五	三、六八五	二、六八〇
直布羅陀	九、一九〇	一四、二一三	一九、二八五
海峽殖民地	一一、三九一	一一、五七三	一一、五四七
英領屬地統計	九四、三一九	一〇八、五〇二	九六、〇一一
非洲	四〇、四四五	四四、五六五	四三、五六一
中美	六、九四二	一一、三〇八	六、七四七
南美	一三、八〇九	二〇、七八九	八、一七八

根據上表，在同期中，日本與各國的貿易總額，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五年約減三七

、〇〇〇、〇〇〇圓，這就不能不使它想法來補救。而給它打擊最大的，要算對中美、南美的綿織物輸出。一九三六年與三五年同期比較，中美自五、三七八、〇〇〇圓降至一、五四四、〇〇〇圓，幾乎減少五分之四；南美自一二、〇七七、〇〇〇圓降至六、二〇三、〇〇〇圓，也幾乎減少一半。而在非洲初建的貿易，也減低一〇%。在這裏，我們更能看出，一方面與日本談「親善」的國家，如暹羅，爲日本積極經營的國家，如斐律賓，它們與日本的貿易關係是逐年增大；一方面那些排斥或抵制日貨的國家，如荷屬印度與中南美洲等，使日本貿易受到特別的損失。而最奇怪的却要算中國，一九三五年的對日貿易額較一九三四年增加一半以上，這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國改訂新關稅後給予日本的恩惠，也不能不想到一九三五年是照會取締一切抗×排貨的結果，更不能不想到是中日兩國大談「經濟提攜」的成績。但是，雖然「禮義之邦」，「仁至義盡」；無奈「安定東亞的勢力」却並不因此而滿足。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不在別的地方碰釘子，爲了延長它垂危的生命，也不能不變本加厲，再向這位「忍讓爲德」的隣居，作進

一步的「親善」的。於是早在計畫中的華北增兵，伴着武裝包庇「走私」的猙獰面目，不僅激動了全中國覺悟的大眾，並且也駭醒了許多有錢難保的資本家，就連那有關中國市場的英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也不得不大聲疾呼「走私」是大逆不道的行爲了。所以，上表中所揭示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的數字，表面上中日貿易大有退後的趨勢，而實際上在「走私」的漏卮之下，我們只聽見不盡滾滾而來的仇貨，汎濫了全中國市場，其正確的數字，尙無從估計，單是海關的損失，已在幾千萬元之上。中日善親，原來如此！其實，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的勢力，早已站在優越的地位。試就列強近三年來對華輸出額來看，便不難明瞭。（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三年	%	一九三四年	%	一九三五年	%
美國	二九七	二一·九	二七二	二六·一	一七五	一八·九
日本	一三二	九·七	一二七	一二·二	一四〇	一五·〇
德國	一〇八	八·〇	九三	九·〇	一〇三	一一·一
英國	一五四	一一·三	一二五	一二·〇	九八	一〇·五

上表明白地顯示出一九三五年比一九三三年列強對華輸出增加得最快的，只有日本。其比率自九·七%增至一五%，德國還能自八%增至一一%；可是美國和英國却大見衰落。這是說明什麼呢？這是說明日本的市場問題在中國有進一步的發展。

這種發展的程度，僅就貿易關係來看，還不足說明。我們只要一想到日本在華設立無數紗廠，更想到近年來操縱收買華資紗廠的故事，就容易明白日本帝國主義爭奪中國市場，是兼用投資政策；然而這種政策的結果使幼稚的民族工業，不僅被排斥被破壞，而且是走上根本消滅的過程。幻想「親善」「提攜」「不求中國民族的澈底解放，一切民族工業，不特永遠不會發展而且眼見其崩潰滅亡。這個事實，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包庇「走私」的教訓下，整個的中國，無論是經營工商業，或農業的人，都已深深地覺悟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海盜」行爲，連那還能保護一點民族工業利益的海關，也受了澈底的破壞；而在實際上，將迅速地把各帝國主義爭奪中的中國市場，變爲獨占的目的了。

就上述種種情形看來，無疑地證明日本市場問題是與中國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國應該做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更不能說，應該做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我們已經了解，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是隨着資本主義這一剝削的社會結構而來的。因此，我們對於市場問題的了解，必得要明瞭它是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矛盾的展開，從而形成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形成帝國主義間可怕的戰爭。

近視的人們，有意欺騙大眾，似乎很能原諒日本帝國主義的「苦衷」。日本統治階級的代言人，隨時是以日本人口過剩，商品生產過剩，原料缺乏等等，來與地大物博，生產落後的中國做成一個對比。於是形式邏輯論者，便能推論到日本應該侵略中國，中國應該做日本的市場，做日本的殖民地。我們即使退一步說，——要是把中國完全奉送給日本，是否就能解決日本大眾最迫切的問題呢？肯定的答復是不能，一千萬個不能。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自奪我琉球，併我朝鮮、台灣，搶我東北四省，更進而佔據華北這一連的侵略行爲，並沒有解決日本的整個農村破產，工業危機，日本大眾的生活，不

是獲得向上的改進，反而是每況愈下。而工資的降下，物價的上昇，却剛好成一反比例。這是說，藉口於市場等問題而向外侵略，並不是要解決其本國大眾的生活問題，只不過是要維持有產者的利權吧了！

然而，世界上也有擁護日本有產者羣的利益，甘心出賣本國大眾利益的代理人。把「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奉爲金科玉律。毫無疑義的，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無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制定的中國賣身契，而其內容無非是「日本的市場問題與中國」吧了。

有人又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只是日本軍閥的一意專橫，還可以借外交手段，來緩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要加强進攻中國，那不是什麼軍閥，財閥的單獨意見，而是要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泥沼中，加緊奪取原料，市場及投資地，以延長日本統治階層的生命而已。如果不把這一點，從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來看，不把中日問題，看作世界帝國主義鬥爭問題的一大環來

看，則不會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南進政策，爲什麼愈來愈多，愈來愈緊。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所謂生產過剩，不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個個都豐衣足食，一定要向外發展，因而所謂市場問題，也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藉口。而日本的市場問題，更在這國際暴風雨到來的前夜，無恥地破壞國際法，用最卑鄙的武裝包庇「走私」手段，向着中國作最後無情的進攻了。然而中國覺悟的大衆，也已經由幾年來的教訓，明瞭了這不僅是日本軍閥的野心，這不僅是什麼破壞中國的財政，這是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獨占全中國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國市場，是否要做敵人的生命線，請讓中國民衆的怒吼來答復吧！

第九講 日本的軍備擴張與中國

金則人

『東亞安定力』以『對華政策爲中心，樹立確固不拔之國策』乃是軍權（它的背後還隱藏着金融資本家和重工業及其他軍需工業企業家們）高於一切的日本帝國主義現階段的政治指標。什麼『積極自主外交』什麼『經濟自力更生』以至於『庶政刷新』等等，都是圍繞着這個政策而施行的。

然而不論『積極自主外交』也好，『經濟自力更生』也好，甚至於什麼什麼都好，一切都是以戰爭爲依歸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覺悟到『東亞安定力』決不是和平可以取得的。爲着爭取這個地位，早遲總不免於一戰。而且這一戰的要求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胸中熾烈地燃燒着。因爲他們向來相信戰爭是萬能的，戰爭可以獲得一切，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加速度地軍國主義化，不顧死活地備戰，在日本國內，遂致軍權高於一切，戰

爭的空氣籠罩了扶桑三島。

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東亞安定力』之地位的第一步是殖民地化中國。爲了這，它是準備着極大的戰爭力量。這力量不僅爲了對付它的競爭者英美或與它勢難兩立的蘇聯，在目前主要的却是在對付中國。不論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東三省和熱河是怎樣的容易，不論它佔領華北是怎樣的順利，然而它也估量到，要滅亡中國縱不必和英美戰，而對中國也還是免不了一戰的。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已經很痛快很坦白地說過：『中國唯有在與日本維繫（降服）及與日本戰爭兩途中選擇其一。』就是說，即令中國政府不欲與日本戰，日本帝國主義也是準備與中國戰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業已看到中國政府儘管逆來順受，可是中國人民是力主抗戰的，早已準備即時抗戰，因此這戰爭非但不可避免，且有即時爆發的可能。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看日本是怎樣在擴張並強化它的軍備吧。不過軍備這東西，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秘密，何況祇圖在軍備上與世界列強爭一日之短長的日本，它的軍

事秘密，更不容外人知道，我們祇能推測。但推測決不是信口開河，而須有可靠的根據。現在且就可能搜集的材料，把日本軍備擴張的情形推測一番。

先就軍事預算上來推測。這裏我們先做一個簡明的統計（單位百萬圓）

	陸軍	海軍	合計	總預算	比率
一九三一年	一九四	二一三	四〇六	一、三三四	三〇・四%
一九三二年	三九〇	三〇六	六九六	一、八五〇	三七・六%
一九三三年	四四八	四〇四	八五二	二、一二九	三九・九%
一九三四年	四四九	四八七	九三六	二、一四三	四三・六%
一九三五年	四九一	五三〇	一、〇二一	二、二二一	四八・一%

從這個表上看，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爲應付事變後的局勢，主要的景從軍備上着眼，因此軍事預算便急劇地增加起來，所增加的數目超過一倍以上。在對總預算的比率上，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還不到三分之一，而到一九三五年便離二分之

一不遠了。軍事預算的增加當然反映着軍備的擴張，而從預算的增加的速度上，我們可以看出軍備擴張的急劇。至於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的軍事預算，說起來更爲驚人，我們大概還記得二·二六事變中死的那個高橋是清老頭子吧，他的死，主要的就是因爲不能填滿軍部的慾壑。軍部爲了擴張軍備便提出過分的無理的要求，要求不遂，連『國寶』（高橋是清在日本是唯一的理財家，被稱爲『國寶』）也不惜毀棄掉。高橋死後，在二十萬萬的總預算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十四萬萬軍事預算，終於在本年五月間臨時議會通過了。爲了要使這個巨大的軍費能夠成立，廣田內閣的陸軍大臣寺內甚至要求其他各省減政。現代的日本是以軍備爲第一義的國家了。

軍事預算的增加，使日本帝國已經勝利地建立起強有力的陸軍和海軍。雖然如此，可是近幾年來的事情，特別一九三二年上海的戰役，却充分地表現了日本軍事技術的落後和日本工業還不能自己製造現代戰爭中最重要武器這一缺點。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初，日本軍部就提出怎樣消滅軍事原料工業和現代軍隊要求之間的懸殊。他們曉

得軍力的加強，主要的不是在量的增加，而是在質的改善。我們可以說這幾年日本的軍備是質的強化時期。關於質的如何強化我們應該看日本近來軍需工業的發展。

第一是大批的軍事訂購促進了重工業的發展，從下面的數字上可以看出軍事訂購的意義。海陸軍兩省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這四年間的預算，總共是三十五萬圓；其中用在軍隊技術設備和用在強化滿洲軍力以及海軍建設上的所謂非常時軍費，是十六萬萬，而在一九三三——三五年這三年中，單單軍事訂購，就占了預算中的七萬七千七百萬圓。在這種大批訂購的情形之下，軍事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個主要重工業部門，如五金工業、機器工業及化學工業，在這三年中，資本陡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五金工業發展的結果，到一九三四年年底，日本鐵工業（包括滿洲和朝鮮）的生產能力，已提高到每年能產二百六十萬噸鑄鐵，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水準約五十萬噸；鋼生產增加了一萬噸，每年總生產量已達三十萬九千噸，他如鋁之類的輕金屬等也都增加了。（雖然還不夠自給，仍有待於輸入。）

機器工業方面最主要的成就是飛機製造工業。日本的幾家飛機製造廠，過去每年祇能生產幾架以至幾打光景，而現在連汽車在內，却能生產幾百以至幾千的數目了。近年來日本政府更採取堅決的步驟來建立國內發動機工業。單單一九三四年，這門工業就生產了約三千輛汽車，而在三年前，還是在零的單位上。

至於化學工業方面，硫酸亞母尼亞的生產，每年增加二十萬噸，硫酸增加了百分之十以至十五，曹達灰由一四一增至三二一，苛性曹達由一一一增至一七九，而這些化學生產，都是和軍事化學有密切關係的。

以上是就我們可能搜集的材料加以說明。此外如國家軍事企業，却不能獲得材料。然而像日本國營兵工廠，爆炸物工廠，軍用飛機製造廠以及海軍兵工廠等等，也都大大地擴充了，我想那是無可懷疑的。

然則這些強化軍備的工業原料是那裏來的呢？我們知道單單日本本國的生產，是不夠供給的，它要靠輸入，靠購買。但是購買有時，財政上不許可，尤其是當日本的輸出貿

易到處碰壁的今日，它已陷於不能以輸出換得輸入的困境；加以惡性的通貨膨脹的結果，外匯損失太大，這使它覺得與其化巨額的現款去買，不如就近找適宜的地方去搶去奪，而可能搶奪的地方祇有中國。因而造成它和中國之間這樣的局勢：即以搶奪中國的原料來擴張軍備，以擴張了的軍備來侵略中國。（關於日本的原料問題與中國的關係，請參照前面的姜君辰先生的文章。）

以上不過是就這兩種資料推測日本擴張軍備的趨勢而已。至關於日本軍備的大體情形，請參閱前面的日本非常時期的國防一文。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軍備的日益擴張，其對中國的侵略也愈加緊，這是有最近幾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了的。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統治，和其國內的統治是兩樣的。對其國內，可以用什麼『民主』、『憲法』來欺騙，而對殖民地則非施行強硬的軍事統治不可，尤其暴發戶的新興帝國主義對其新取得的殖民地，更須使用其暴力的軍事統治；因為它怕所搶得的土地得而復失，它怕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反抗，特別是當現時民族解

放運動的怒潮高漲和帝國主義國內社會革命的危機嚴重化的時候，就連其國內的統治，也一天加緊一天地法西斯化，軍事化，何況對於殖民地呢？

目下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以殖民地看待中國的。它可以不用軍事的力量及戰爭的方式掠奪中國的土地，然而它不能不在掠奪了土地之後，馬上施行軍事統治。它佔領了東北，馬上就增強了駐滿的軍力——關東軍，它取得了華北，也馬上就在華北佈滿了所謂『華北駐屯軍』的營帳。現在華北的駐軍共約八千名，（公開的。）分駐各地，計天津二千，北平九百，豐台一千七百，通州六百，山海關五百，秦皇島五百，南大寺四百，唐山四百，昌黎二百，灤縣二百，其餘都散在北寧沿線，留守營等處。在這八千（約等於一個師團）名日軍中，舉凡步騎、砲、工、輜、機械化部隊，化學部隊，航空，交通等無不俱備。爲了這『華北駐屯軍』增加了等於一個師團的光景，『華北駐屯軍』司令也就不能不以中將級的軍官擔任，而這次增兵後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尙是日本天皇親任的，所以當田代蒞任之日，日軍禮砲相迎，這是破例的，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把華北已經和從前兩樣看待了。

你不要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現在駐華北的軍隊還祇有八千人，並不算多，單祇我們駐冀察的二十九軍就有五萬人，爲數要過他們五倍；但是你要知道，滿洲和華北近在咫尺，北寧路盡在日軍手中，一車相通，朝發夕至，駐滿洲的關東軍在兩個師團以上，華北要增兵，他還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嗎？再不夠的話，朝鮮還駐有兩個師團的兵力，要調遣入關，也是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可以到達目的地的。還有旅順海軍艦隊輸送陸戰隊至津也輕而易舉，要調集十萬人，可以說不算一回事。殷逆汝耕還在冀東設立了一個兵工廠，舉凡機關槍大砲，以及毒氣等等，不消說這是爲日本帝國主義就近添設了一個軍火取給地；又編成了航空隊兩隊，及航空學校一所，這都是替敵人製造工具。此外如石友三，劉桂堂等，都是敵人忠實的爪牙，當然也不可輕視。

日本對華北將與台灣同等看待。日駐台灣共兩個師團。這就是說華北駐屯軍將擴增至兩個師團。爲容納如許兵力起見，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天津李明莊及豐台羅家莊等處圈購民田，大興土木地建築營房、倉庫，以作永久之計。在北平甚至要趕走駐南苑的二

十九軍，讓出營房與日軍駐紮。在日人的打算中，華北最好沒有一個中國兵，前些時日軍幾次在平津一帶故意製造與華軍的衝突事件，便是企圖以此為藉口，壓迫華軍退出華北，鬧得我們的冀察當局遇事讓步，這樣便把幾次的衝突事體都『圓滿解決』了。然而亡國之恨也就植根於這些『圓滿解決』之中。

華北增兵後的更進一步的危險，是在這些兵都駐紮在戰略的地點上。例如豐台乃是華北幾條鐵路的總匯，可由平綏路西進，也可由津浦平漢兩路南下。滄石路的敷設，縮短了津浦平漢兩路的聯絡，而且抓住了這條路，北可以控制河北全省，南可以進窺魯豫，西可以直逼晉陝，此外長辛店、保定、石家莊都是平漢路的戰略要點，在過去中國的軍閥戰爭中，向為必爭之地，現在日軍在上述三處共駐兵約千一百名，而於本年八月間，尙擬增兵濟南，日軍還企圖在平漢及津浦兩路設立路警，以保證其能自由通過。萬一中國對×的抗戰發生，不論這戰爭發動自那一方面，日軍有即時南下進駐武漢或浦口，控制中樞的可能。固然日軍即能像意帝國主義征服（？）阿比西尼亞一樣駐滿全中國，不見得

就能消滅中國人民的抗戰；但是我們繼續讓日軍深入腹地，却足以增加我們抗戰的困難，那是毫無疑義的。如果我們不是精神勝利主義者，必須實事求是地不與敵人滅亡中國以絲毫的可能。

日本帝國主義除大大地增加了駐華北的陸軍以外，增駐海軍也已決定。據本年五月間的消息，增駐海軍的第一步於六月間實現，先由旅順派遣驅逐艦四艘及巡洋艦二艘或四艘，常駐塘沽，第二步須俟港灣挖深後，再派巨艦至津。果然在六月十七日就有驅逐艦三艘由旅順駛抵塘沽，之後便沒有開回旅順的消息了。讀者大概還記得所謂『大榮丸事件』吧，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次的事件派了驅逐艦『菊』號駛進渤海灣監視，使中國海關的砲艇，不得自由在海面巡弋。

驚人的消息頻頻傳來，日海軍聯合艦隊將有軍艦五十至六十艘，載官員近六萬人，在華南海面會操，這會操的意義還不夠明顯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南北兩路同時並進，它以台灣為中心，正在製造着福建『自治運動』企圖造成和華北相同的局面。然

而更主要的還是因為華南曾一度發生過抗戰運動，這抗戰運動雖因某種關係受了挫折，但中國人民的抗戰情緒是被提高了，抗戰的決心是日益堅定了。爲了直接干涉中國的救亡運動，同時爲了侵略華南，這樣大規模的會操，顯然具有嚴重威脅的意味。

還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的，便是日軍裏面的所謂特務機關這東西。這個機關所負的任務是什麼，人們是猜不透的。可是根據許多事實——如「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一手製造的，冀東傀儡「自治」是土氏導演的，華北的分裂運動，是土氏主使的，——看來，我們不難斷定：這個所謂特務機關的任務不外是宣傳「王道」，刺探軍情，收買愚氓，鼓動「自治」，製造案件，藉口要挾，威逼地方當局，勾結失意官僚，樹立傀儡政權，割裂中國土地，破壞中國主權等等，這一類的特務機關，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遣隊，它所到之處，便是日軍所要佔領的地方。如今東北、華北、內蒙各地，無處沒有這類機關，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擬在長江一帶設立特務機關了。看着吧，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統治「穩定」(?)之日，就是它的軍隊正式南下之時了。

然而我們還不能祇以日本軍隊作爲侵略的工具，凡是居留中國的日僑，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都負有侵略的任務。我們知道日本的所謂『在鄉軍人會』的組織，就是大規模的法西斯團體，這種在鄉軍人會也隨着日僑滿佈在中國各地。我們曾經目擊過『一二八』滬戰的同胞們，大概總不會忘記那時日軍在前線作戰，而日僑也都武裝起來保護後方的事情吧。他們二三十個人成羣地立在卡車上手中擎着步槍向行人瞄準的那種兇惡的樣子，真是叫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如果說日本軍隊是武裝的正規軍的話，那麼他們就是武裝的便衣隊。可是在中國的日僑總數不下四十萬（連滿洲在內），這四十萬人打個三折，說有十餘萬人可以幫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大概不算誇張吧，我們在對×抗戰時，就不能不把這一力量計算在內。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軍備的擴張，中國被滅亡的危險也就加重了。我們在自己的國土內好像處處都看得見我們的敵人。然而我們不要怕，也毋須乎怕，因爲怕也是不能挽救被滅亡的危險的。日本人口共爲六千萬人（反對侵略者當居大半），假定這六千萬

人個個都能作戰，而我們有四萬五千萬人口，即令我們的武器不如人，然而我們以七人敵一人，未見得就抵抗不過人家。何況我們具有弱小民族作戰上特有的戰術，在這種戰術的運用之下，將使帝國主義的利器不能發揮其威力。而且敵人的全國上下不分老幼婦孺地舉國皆兵，究竟是不可能的事，至少敵人的陣營內反侵略的部隊，即令不能積極地和我們一塊兒進攻共同的敵人，他們消極地不願侵略，也就大大地削弱侵略者的勢力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們愈是能夠及早抗敵，那麼勝利的把握更多，反之，則困難就更多，這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應該共同考慮的問題。

第十講 中日關係的前途

錢亦石

「最近幾個月之中，又有一個好聽的新口號出現，叫做『調整中日關係。』這個口號出於日本的廣田外相，在幾個月之中，又差不多成爲報紙上的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了。」

——胡適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當中日關係正在『調整』的今日，不當中日關係加倍緊張的今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東亞這一隅，似乎是用最大的注意來觀察中日關係的變化。

試問中日關係將有什麼變化呢？或者說，中日關係的前途怎樣呢？這是因各人的立場不同而異其答案的。

假使你問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例如駐南京總領事須磨，他必定說：『中國唯有在與日本維繫或與日本作戰的兩途中選擇其一。』所謂『維繫』照須磨的意思，

就是『有求必應』就是誠心誠意的投降。所謂『作戰』當然不是鼓勵我們『抗敵』而是表示他們以暴力侵略的決心，否則『如退一步即無異總退却』言外之意，大抵是無論維繫也好，作戰也好，未來的中日關係應該是宗主國或殖民地的關係。

假使你問的不是須磨而是室伏高信，他必定裝出同情中國的樣子，說什麼『目前的事態，當然應該解決，我在這一點覺得焦心。』怎樣解決呢？他是希望日本有一個大政治家，『理解日本的真正使命，不是侵略鄰國而是援助其解放與自由。』『中國國民與日本國民攜手而立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使世界為之戰慄。』（見獨立評論一九二號）他認為中國的敵人，不是同文同種的鄰邦日本而是西歐帝國主義。所以主張中日攜手共同反對西歐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英國。這顯然是替日本帝國主義解脫侵略中國的責任，要把我們全國仇恨的對象，移到英國身上。他的夢想是中國跟在日本的屁股後面，為日本的利益去反對英國。

假使你向這些日本人攀談，而特向胡適先生請教。他必定說：『中日關係所以需要調整，正因為四五年來造成的局勢是一個仇恨的局勢……』「中日關係的調整」唯一可能的意義是要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以謀在不太遠的將來，可以逐漸做到合作與親善的地步。』試問怎樣才可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呢？胡適先生曾經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提出過調整中日關係的七項先決條件如下：（見獨立評論一九七號）

（一）廢止塘沽停戰協定，取消非戰區域。

（二）宣告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的無效。

（三）日本政府自動的放棄辛丑和約及其附帶文件所規定的平津鐵路地帶駐兵的特權；

日本大使館遷往南京之後，所有日本駐屯關內的軍隊一律撤退回國，以爲辛丑和約其他簽字

國的首倡。

（四）宣告去年六月的察東協定無效，撤退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五）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運動僞自治的活動。

(六)日本政府自動的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以爲歐美各國的首倡。

(七)統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兩國正式外交全權代表所簽訂的文件完全無效。

胡適先生深信這些條件可以在中日關係史上開闢一個新時代，可以打開一條新路。

儘管從東亞侵略者去看，胡適是一個『排日宣傳家』或是一個『學生抗日運動的指導者』。然而他所提出的七項條件，沒有談到被侵佔了的東四省。無怪徐日洪先生對此大大不滿，在致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裏說：『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最大的原則應是收回已失土地，這也正是「中日仇恨」的根本癥結。如果忽略了這點，那麼所謂七項條件便會變成一張「賣身契」，把東四省的土地，同胞來做這七項條件的交換品。』(見獨立評論二〇〇號)

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就是胡適先生這樣『慷慨』，願意拿東四省去交換這七項

條件，結果，日本並未照胡適先生的希望，自動的放棄什麼，自動的取消什麼，而是自動的在華北進攻，自動的在華南搗亂。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知道：所謂『調整中日關係』是一種新幻術，是一種新烟幕彈。

以上三種答案，——須磨的，室伏高信的，胡適的，代表三種立場。須磨主張繼續暴力侵略，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室伏高信則擺出『偽善』的面孔，玩弄『自由平等』的詞句，要中國在反對西歐帝國主義的陣線上與日本攜手；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求之不得的。（室伏高信雖明白指出英國為中國的敵人，可是心裏也許是希望中國在反蘇的陣線上與日本合作吧！）我們的胡適先生呢？儘管他聲明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然而放棄東四省不提，不見得適合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意見，至少已不能代表徐日洪先生的意見。退一步講，就算胡適先生的七項條件祇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但胡適先生沒有保證這些條件實現的方法。難道多發幾次『敬告日本國民書』，就可以使日本當局改變態度麼？最近在第六屆太平洋學會上，胡

適先生說：「日本的最後目標，顯欲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國。」這不能不說是胡適先生的觀察力已進一步。同時，日本代表芳澤則以「人口膨脹」的鬼話爲理由，說明日本向華發展，不能中止。這句簡單的話，似乎把胡適先生過去的希望打破了。

*

*

*

*

然則中日關係的前途，究竟怎樣呢？

我以爲這個問題，決不像胡適先生所想的那麼簡單，也不是室伏高信的花言巧語所能迷惑，更不是須磨之流以咄咄逼人的氣燄便可如法泡製。老實講：中日關係是世界政治漩渦裏的中心問題，特別是太平洋政治漩渦裏的中心問題。目前的中日關係，是現存的各種對抗的勢力所決定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五年來，站在相當的優越地位，從內部，從外部，尤其是從中國，未受到特殊的打擊；所以自「九一八」以後，向中國進攻，如入無人之境。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假使我們要根據事實來估計中日關係的前途，那就應該把決定中日關係的各種勢力加以正確的分析，並應該注意這些勢力在未來，

有無變化？有何變化？

讓我先從太平洋方面講起吧！大家知道：太平洋上幾個巨頭，除蘇聯係以另一姿態出現外，就是英、美、日的三角關係。美國早以太平洋主人自居，在「九一八」事變初起時，頗想拉英國共同干涉。但因英國暗中支持日本，以致未能如願。近來美國在表面上似乎沈默，然在實際上却在厲兵秣馬，積極準備。這正如美國代表費爾特在太平洋學會所宣稱：「一九三五年美國為推行其遠東政策，費去金錢在六萬萬元以上，大部分係用於擴充海軍，藉以抵制日本的威脅。」又說：「美國在太平洋維持強大的海軍，專為對付日本，已非秘密。此外，美國在遠東駐軍亦年費數百萬元。」（八月二十六日約桑密地電）這證明美日矛盾無法消釋，遲早要比一下雌雄。英日呢？本是一對老盟友，它倆在反蘇反美的立場上，向來藕斷絲連。所以在日本進攻中國的過程中，英國大抵是支持侵略者。不過，當日本勢力伸入華北的時候，影響到英國的利益，這位資本主義之王，總覺得不痛快。不久以前，李滋羅斯在東京碰壁，更使英國紳士啼笑皆非。最近因英蘇關係好轉（英蘇海

軍協定與英蘇商務貸款成立）的刺激，英日協調的空氣又忽然濃厚起來。但據一般觀察，如果日本始終封鎖中國的門戶，則英日關係是要惡化的。至於蘇聯，在遠東方面常與日本衝突，日本也高張「反赤之旗」，藉此求得資本主義各國的諒解，甚至蘇聯數次提出互不侵犯條約，也被日本拒絕。日蘇戰爭，恐怕是無可避免的了。從這三方面——英日、日蘇——分析，日本在國際關係上是孤立的。固然，一年來，日德同盟已證實；可是正因為已證實，凡屬討厭德國的國家，也跟着討厭日本；因此，日本仍陷於孤立的圍牆之中。倘若日本繼續侵略中國的話，則樹敵越多，從國際方面所受的壓力就越大。誰也不相信日本能夠蠻幹到底？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一種勢力。

再從日本內部來，看上層勢力——如軍閥、財閥、元老、重臣等等——在對華政策上的紛歧是大家皆知的，這一點用不着多說。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日本的統治者，怎樣強調剩餘人口問題，無論他們說明對華侵略是怎樣為大眾謀利益；然而鐵面無私的事實，却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五年來在滿洲與華北所進行的掠奪戰爭，對於日本國內的大

衆，是有害的。按照官方消息，日本陸軍的損失，死者達四萬人，負傷及累病者達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八人。（見八月二十六日華美晚報第二頁）這當然是大衆。遭殃其次，就軍費說，從一九三一年的四萬五千四百萬元（占預算總額三〇・八%）增到一九三六年的十一萬九千二百萬元（占預算總額四八・六%），無疑的落在大衆的肩上。加以在通貨膨脹的景氣下，生活費指數，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一五八・六（以一九一三年的數字爲基準），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已增加到一八四・九。而勞動者的實質工資指數，恰恰與此相反，在相同時期內，從一六四・六降落到一三八・五。（請參看世界知識四卷十一期日本勞工運動的現勢一文。）可見日本大衆生活貧困化，一年年加深，誰說日本大衆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分得開呢？假使日本對華蠻幹到底，那麼，就算在國際方面不引起火併，而藏在日本大衆底層的炸彈，到了某時期，一定要炸毀櫻花島上的金字塔。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又一種勢力。

可是，最重大的勢力，却是我們自己，却是我們全國上下的對日態度。在過去，因爲一

貫的不抵抗，因爲一貫的逆來順受，任憑侵略者『要怎樣，便怎樣。』敵人不折一兵，我國失去數省，開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創例。被侵略者既像馴羊一樣，伏在虎狼面前，靜待宰割；則站在局外的第三者，也無從援助了。到現在，我們受過長期的血跡淋漓的教訓，都知道非抗敵無以生存，都知道非團結不能抗敵。所以從去年『一二九』所開始的救亡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鼓起洶湧澎湃的怒潮，建立了日益展開的民族陣線；一向爲民族獨立而奮鬥的人固然願爲前驅，就是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甚至彼此間有深仇宿怨的人，也在『抗敵第一』的前提之下，一致攜手。這一點，確是中華民族新生的契機。如果我國當局實踐『保持領土主權完整』的諾言，在『最後犧牲』的關頭，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我想：在以大礮對大礮以飛機逐飛機的抗戰之中，侵略者一定大受打擊，至少它的侵略計畫是不能順利進行的。這樣一來，不僅在國際方面的壓力要加到日本身上（儘管這種壓力有一定的限度），並且日本大衆底層的炸彈也要乘機爆發了。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主要勢力，即是決定一切的勢力。

有了這些不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滿可以推進目前的中日關係打開僵局，滿可以保證未來的中日關係轉入新的階段。祇要我們有決心，有勇氣，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打倒的時候，室伏高信所說：『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這一句預言，才是現實而不是幻想。不過應該修正一句，我們這樣結合，決不在『使世界爲之戰慄』而在『使世界進到和平』。

中日關係未來的前途，就是這樣，也祇有這樣。

此外，是否有別種前途呢？我不想再嚼囉，在這裏，祇引上海大陸報一段論文以供參考！

『今後中日兩國關係之前途，不出下列三種：一、雙方基於平等原則，重修舊好；二、繼續猜疑仇視之現狀；三、仇恨日深，最後兵戎相見。自前任大使有吉辭職歸國及外相有田遷任以還，中日外交陷於停頓狀態者，凡數閱月。自川越大使蒞任，始恢復常態，而兩國之糾紛，今後或可漸趨和緩。惟就此時情勢而論，欲冀雙方基於平等原則，重修舊好，恐不可能；即日方之平民政治家及商

人，亦並不以當局之向大陸邁進爲可慮。中國人民，雖不乏希望兩國言歸於好，惟爲輿論所不容，恐蒙賣國之辱，不得不力守緘默。而日本人民，固有希望其政府對華採取和平之政策者，而又憚於軍事當局之跋扈，藏之中心，不敢或宣。由是中日雙方不易接近之缺陷，其深叵測。若復如歷來之互相仇視，冰炭不容，則兩國居民，齟齬時起，一星之火，可以燎原，禍患之來，有不堪言喻者。瀋陽之被佔，滬戰之爆發，固無不始於纖芥之嫌疑也。』

大陸報記者的意見，自然與我們不盡相同，但他鄭重指出：『雙方基於平等原則，重修舊好，恐不可能；』而在『互相仇視冰炭不容』的局面下，最後必以『兵戎相見』。

現在綏東正在告警，『自成都事件發生後，中國全國已充滿反日情緒，類似易致燃燒之氣體，一經點燃，即可爆發。』（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語）我們遇到這樣嚴重的時期，應該怎樣認識中日關係的遠景來決定當前的態度呢？

